

著名學文國合聯

兒女的命革

譯等實伍 盾茅



刊店書流鐵

~~174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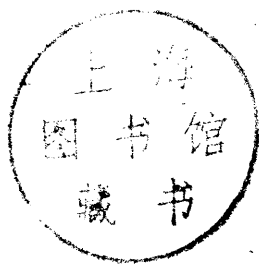
兒女的命草

譯等盾茅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5610B



刊店書流鐵

目次

約翰李特原著	傅東華譯	一
革命的女兒	傅東華譯	一
傑克倫敦原著	傅東華譯	二四
珍異的片屑	傅東華譯	二四
亞倫坡原著	茅盾譯	三六
心聲	茅盾譯	三六
孔洛夫原著	傅東華譯	四四
自由了感到怎樣	傅東華譯	四四
哈特原著	胡適譯	五三
米格兒	胡適譯	五三
愛倫坡原著	吾廬譯	七一
長方箱	吾廬譯	七一
霍桑原著	伍光建譯	八五
聖水	伍光建譯	八五
果爾德原著	周起應譯	九七
垃圾場上的戀愛	周起應譯	九七

革命的女兒

約翰李特原著 傅東華譯

那一夜，巴黎下着那種不似尋常要濯溼人的雨。我們坐在羅東咖啡館涼台上角落裏一張桌子，弗雷特，瑪賽，和我三人，——慢慢啜着「兒蓬納」；那時雖是十一月，天氣卻很溫暖。因為戰事的緣故，咖啡館一到八點鐘就都關門了。我們每晚照例總要坐到那時才走。

我們的鄰座是一個法國的青年軍官，頭上纏着綁帶，一隻手臂很舒服地撐着琴妮披着綠斗蓬的肩膊。媿脫理絲和愛麗絲離開我們較遠，坐在耀目的燈光底下。我們的背後，可以從窗幕縫裏窺見一間煙氣薰騰的屋子，內中有一班喧囂的男子夾在一羣女子中間，拍着桌子唱歌，兩個老年法國人

夷然在對弈，一個潛心的學生在寫家信，他的 Alicé（女朋友）的頭擱在他的肩上，五個陌生人和那侍者都屏息靜聽一個從前敵回來滿腿污泥的兵士說故事。

黃色燈光泛濫在我們的眼際，並把一陣金浪潑在那黑沉沉的地上；人們帶着傘，溪水一般不住流漾着；一個破爛不堪的老廢物，賊頭賊腦的在我們脚下摸捲煙頭；外面的路上有一種曳地的行軍步伐聲不期然落在我們的聽慣了的耳朵裏，還有那水淋淋的斜荷的刺刀，偶從蒙巴納斯大街的那面橫射過一道光芒來。

今年羅東咖啡館裏的女子裝服都一律：頭上帶着小圓帽子，頭髮剪得短短，低領子的背心，長斗蓬拖到腳，卻學着西班牙式，把衣裙撩在肩上。瑪賽就是她們當中的一個型像。而且她把嘴唇塗得猩紅，兩頰抹得死白；有時態度不很矜持，便極猥褻的話也會說；有時嚴肅起來，便只談她的傷感了。她已經「餉」我們以她的富有的世家歷史，和被一侯爵引誘的悲劇，以及她自己的性情了；又誇說自己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下等妓女……

說到這裏，她忽用一種粗厲化了的細聲，一切拿錢做前提，對於眼前的事情熱烈地評論起來；我那時自忖，這就算我們已經澈見瑪賽的肺腑了。她對於人事的評論，都是辛辣的，激烈的，創見的，但是

稍過一回，就馬上要減味。一種不安分的心情和不知羞恥的苟且求生的心理，只不過熬得片時，終於流露出來了，總之，瑪賽是因彼玩弄太多而弄污的了……

我們聽見一陣激烈的吵鬧聲，隨見一個穿亮橙色絨線緊身的高個兒女子從裏面走出，後面跟着一個侍者指手畫腳地嚷道：

『可是你叫的那八瓶茴香酒呢，Nom de Dieu，(註1)〔我的老天爺啊！〕』

『我告訴你會給你的，』那女子回過頭來大聲說。『我到銅蒙去拿錢去。』說着，便跑過光耀的街那面去了。那侍者目送她，氣洶洶響着兜裏的找錢。

『你用不着等了，』瑪賽嚷道：『那銅蒙還有一個門是通代蘭伯路的！』可是那侍者並不注意她；他已在櫃上會了酒鈔。而那女子果然不回來了。

『這是老把戲了，』瑪賽對我們說：『你若身邊沒有錢，從侍者騙點喝喝是容易的。因為他不能要你先給錢後喝酒，這點把戲，在現在打仗的年頭是該學的，因為男人這樣的少，又這樣的窮！……』

『可是那侍者呢！』弗雷特反駁說，『他也要生活的！』

瑪賽聳了聳肩。『我們也要顧我們的生活，』她說。

「這地段從前有個 Cell Type (俏貨)」她一會又接着說：「名字叫做美麗。哦，她生得一頭好頭髮……真詫異！……又歡喜旅行……有一次，她坐地中海船到埃及，除開身上的衣服，簡直一個錢都沒有。她正在憑欄，湊巧有一位老先生走過。對她說：「你的頭髮真好得出奇，姑娘！」

「她馬上掉過頭來回答道：「你歡喜，我就一百法郎賣給你。」因便割了她的美髮，到了開羅，又遇着一個英國的爵士。」

此時門口那侍者深深地歎了一口氣，黯然地搖搖頭，這才走進門裏。我們都默然，心想要吃飯。雨在下着。

也不知怎的，弗雷特忽然無精打采地吹起『加爾馬孀勒』(註二)歌來了。我本來毫不注意，卻忽聽得另一聲音也加入來。回頭看時，原來是那受傷的法國軍官，眼睛茫然瞠視着對面的鋪道，在那裏哼着『加爾馬孀勒』歌；那時他的手臂已經從琴妮的肩頭放下，懶洋洋的掛着了。卻不知這個穿着國家制服的善感青年，口唱着這反叛的歌曲時，眼中所見的是什麼一種影像！他見我看他，突然住了口，現出驚覺的樣子，慌忙站起身，拉着琴妮走了。

同時瑪賽狠狠地抓住弗雷特的臂膊。

『這是 Defen du (被禁止的) 你要我們大家都捉進去呢!』她這樣叫時，眼中現出比恐懼還要熱烈的情緒，使我覺得很是有趣。『而且，』她又說，『這種下流的歌兒也犯不着唱它。這是革命的，』

Voyons (無賴) 唱的，——窮人唱的，——叫化子唱的——』

『那末你是不革命的了?』我問。

『我? Bien (好罷) 不，我不敢賭咒!』她熱情地搖着她的頭。『Michants (惡徒) 流氓，才革命呢!』

他們什麼都要推翻!』瑪賽顫震起來了。

『瑪賽，你聽我說!我問你在這世界上過這種生涯到底快活不快活?這世界除將你趕到大街上去賣身，究竟於你有什麼好處?』弗雷特開始他的熱烈的宣傳了。『等將來紅的日子到了，我是曉得要歸順那一邊的——』

瑪賽開始笑了。這是一種苦笑。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失了自覺。

『Tagueule (得了吧) 我的朋友，』她突然插進來說。『這套話我都知道的!我自從那末高起，我就聽見說過了……我知道的。』說到這裏，她又停止。只對自己笑，一會兒才囁囁的說出口道：『我的祖父就是因替「工會」拿紅旗在馬爾勒舍滋牆上槍斃的。』這話說出，她似乎有些驚震，羞答答看

着我們作瘳笑。『那末你們知道我是下流人家出身的了！』

『你的祖父！』弗雷特嚷道。

『請你別提我的祖父罷！』瑪賽淡然道。『你讓那瘋狂的老傻子在墳墓裏安靜些罷。我是向來不提他的，我也不願意替他的靈魂點蠟燭。』

弗雷特抓住她的手。他那時有些興奮了。『願上帝祝福你的祖父！』

由於她的職業上的靈敏，她揣度出自己的話已經爲着一種神祕的理由討人歡喜了，她便輕輕唱起「國際歌」的最後數行，算是她的答語。

『C'est la lte Finals (最後的奮鬪呀)……』她對着弗雷特獻媚。

『你可以再說點祖父的事情嗎？』我問。

『再沒有可說的了，』她半羞半喜地說着全然的反語。『他是個只有天才曉得是什麼地方的人。他也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他是個石匠，人家都說他工夫好。可是他常把時間浪費在讀書，又是個能工運動的健將。他是個野蠻人，口裏常常嚷着「打倒政府，打倒資本家。」人家都叫他 Le Faran (野蠻人)。』我記得父親告訴我，兵士們怎樣把他拿出槍斃。那時我父親才十四歲，他把祖父藏在一條

林蔭底下。可是兵士們拿刺刀在那裏刺，有一人刺穿他的肩頭——因此他們看見血了。於是我祖父對兵士們演說——他是常常演說的——並且要求他們不要殺「工會」的人……但是他們只向他笑笑——於是瑪賽也笑，因為這是很好頑的。

『可是我的父親——』她接着說：『啊，我的老天爺，他還要壞呢？我還記得克累撥工廠的那次大罷工——等我想——哦，就是開大展覽會的那一年。我父親也參與罷工的。那時我的哥哥還是個孩子——方才八歲，已經跟那些窮孩子在一塊兒做工了。那些罷工工人正在遊街，我父親忽然聽見一個小聲音叫呼他，——原來就是我那小哥哥，也像衆同志的樣子，手拿着一面紅旗在街上走呢？』

『喂，老頭子！』他對我父親這樣叫。“Carrai”（註1）

『那次罷工，工人槍斃的不少，』瑪賽假意地搖着頭說：『唉！那個下流東西！』

弗雷特和我都覺有些感動，又因呆坐在一塊地方，覺得寒冷起來。便敲窗子要了白蘭地。

『現在你們總把我的可慘家事聽夠了，』瑪賽帶着一種不屑的神氣說。

『再說下去罷，』弗雷特沙聲說；說時一雙眼睛灼灼地閃着。

『可是你們要帶我去吃飯的，不是嗎？』瑪賽這樣提醒我。我點點頭。她就癡笑着接着道：『那末算數了！你知道我父親是沒有像這樣吃飯的——他自從祖父死後，我那老頭子就得不到工作，他餓得要死，只得一家家去討吃，只是我祖父當初那些同志的老婆，大家都閉門不納，說道：「別給他東西，那個 Saland [污賤東西] 他就是槍斃了的 Le Farou 的兒子。」於是我父親只得像狗一樣偷偷到咖啡館桌子底下去拾些麵包皮來吊命。這個給我很大的教訓。』她搖着她的短髮說：『你對於養活你的人總要好好待他。我所以不肯像那女子去騙侍者；並且總說自己是體面人家的人。要不然，我就不免要替父親吃苦，猶之我父親替祖父受罪一般。』

我聽到這裏方才恍然，原來這令人難解的「下流心理」，又得一個辯護的理由了。這就是瑪賽之所以懦弱，這就是瑪賽之所以污賤。她所感到苦痛的，並不是罪惡，卻是那些地上主人翁對她精神上的不堪的輕辱，那些渴愛自由的人的可怕的懲罰。

『我還記得，』她說，『那克累撥罷工事體結束之後，那些領袖們是怎樣收拾他們的討厭工人的。那時是冬天，一連好幾個禮拜，我們只有母親從田裏拾來的柴，藉以取暖，以及理事會給我們的一點麵包和咖啡罷了。我那時還不過四歲。我父親決計要到巴黎，於是我們就動身——步行的。他把我

跪在一個肩，還有一個肩，擡着小小一網衣服。我母親也帶着一網衣服——又因她已經得了肺癆病，每一個鐘頭就得休息。我哥哥在後面走……我們順着那白洋洋的直路，上面薄薄積着一層雪雨，邊夾着高聳傑赤的白楊。如是者走了兩日一夜……晚上，我們就縮在一個修路人的空草棚裏，我母親不住的咳嗽。第二天，等太陽上，便又動身了，一路上踹着雪走，我父親和我哥哥喊着革命的口號，又唱着：

Danson la Carmagnole

(我們跳舞加爾馬孀勒)

Vive la son—Vive la son—

(歌聲萬歲——歌聲萬歲——)

Dansons la Carmagnole,

(我們跳舞加爾馬孀勒)

Vive le son du cenonj!”

(砲聲萬歲) 』

瑪賽唱着這個禁歌時，已不自覺地把聲音提高了；她的兩頰泛紅了，她的兩眼顧盼着，並且蹬着她的腳。突然地，她住了口，怯生生地四周一看。可是並沒有人注意她。

『我哥哥有一種高亢的聲音，像女人一樣。我父親每見他在身邊昂然的走，哼着那憤恨的歌聲，像個老罷工家一般，往往不覺要失笑。』

『Allons Petit cheminéan（我們前進罷，你這小小的開路者！我包管警察有一天要認識你！』說着，他拍拍他的背。這使我母親嚇得臉孔發青。有時半夜裏，她從牀上溜出來，去到我哥哥睡着的角落裏，流着淚告訴他，叫他大起來須做好人才好。有一次被我父親醒來，拿住她這種祕密行動……但這是後來的事情，我們已在巴黎了……』

『又記得他父子二人常常要唱：』

Debont freresde meserei

（起來罷，可惱的兄弟們！）

Ne voulons plus de frontieres;

（我們再不要在邊疆當值！）

Pour engager la bourgeoisie,

(搶劫那中產階級)

, Et supprimer la tyrannie,

(打倒那虐民政策)

, Je font avoir du coeur,

(我們須得有心腸)

, Et de l'énergie!

(我們須得有力量)

『我父親又常眼睛閃耀地直視着，像在軍隊裏一般的走路。我母親每見他這種神氣，便要嚇得發抖——因爲這就表示他要有不安分的舉動，或跟警察拚命，或將有流血的罷工，因此她就怕他了。……我可以知道她當這種時候心裏是怎樣的感覺，因爲她也跟我一樣，是很守法的；至於我父親，說起來確是不好。』說到這裏，她忽然發抖起來將她的白蘭地一口嚥了下去。

『我未到巴黎之先，簡直是怎麼都不懂說，』她又接着說，『因爲到巴黎之後，我才有些長大。我

的第一個記憶差不多就是我父親領導愛文義路上底利容煤場大罷工那件事。他那天回家，手臂已被警察打折了。從此之後，便工作，罷工，罷工，工作的更換着，弄得家裏吃食不周，我母親一天衰弱似一天，終於病死。繼娶的是個吃教的婦人。後來只落得天天到禮拜堂去替他的不道德的靈魂祈禱……因爲她知道他是深恨上帝的。

『他每禮拜總要等晚上聯合會散會才回家；眼睛像星一般閃着，在街上一路嚷着些褻瀆上帝的話語。他是一個可怕的人。他常常做人家的領袖。我記得有一次他參加蒙馬爾脫街上的示威運動。地點在朝着巴黎那山頂一個白色大禮堂名叫清心院的前面。你們知道那禮拜堂底下有個巴爾武的像嗎？那是古時一個不肯對宗教行列行禮的青年，被一個教士用十字架打折了手臂，又被教事裁判所用火焚死的。那像帶着鏈條立在那裏，他的折斷的手臂掛在旁邊，可是他的頭那末傲然的昂着。』En ben〔好罷〕那些工人正在那裏舉行反對教堂的示威運動，或爲別的事情也未可知。他們都有演說。我父親站在法院的台階上，忽見那教堂的 Cure〔教士〕出現了。我父親使用一種雷一般的聲音嚷道：『Adieu〔打倒〕教士那個燒殺他的豬！』他指着那像說：『將他拖到街燈上去！』（註四）將他吊死！於是大家都嚷着湧到台階去……警察就開手槍向大衆射擊……好罷，我父親那晚回

來，滿身都是血，在街上差不多不能舉步了。

「我繼母在門口接着他，怒氣沖沖地說道：『你到那裏去的，你這廢物！』」

「『參加示威啊，*Quoi*！怎麼！』他怒吼道。」

「『這就叫活該，』她說。『我想這回該醫好你了。』」

「『醫好我？』他從那血淋漓的沒牙齒的嘴裏嚷出。『還得等下回呢！*Cette*！』」

「這話一點也不錯，就在勒柏甫上斷頭台的時候，那些穿鐵背心的騎兵大拿社會黨，便將我父親頭上插着刀擡到家裏來了。」

瑪賽口裏銜着一枝捲煙，彎過身來，就弗雷特的捲煙上點火。

「大家叫叫他 *Casse—Tete* *Paisat*……就是「敲頭棍子」的意思，——他未也確是一個硬漢子……你看他多麼痛恨政府啊！……有一次我從學校回來，告訴他已學唱「馬賽歌」（註五）了。」

「他就拿緊了拳頭對我嚷道：『我倘若聽見你唱這種該死的漢奸的歌曲，我你打破你的臉！』」我彼時心中已可想見這個粗暴而心窄的老戰士，彷彿見他身被着許多和警察無聊戰鬥的傷

癡，又彷彿見他開會回來，在醜醜的街上踉蹌走着；他腦筋裏燃燬着一種再造人間的憧憬。

「還有你的哥哥呢？」弗雷特問。

「哦，他比我父親還要壞。」瑪賽笑着說。「你對我父親還有許多事情可以談，對我哥哥，那簡直有些事情是不能談的了。他自從小孩兒的時候，做事便叫人可怕。他常對我說，「你放了學，到這麼這麼一個禮拜堂來會我——我要到那裏禱告去。」我就依他，和他在禮拜堂的台階上相會，一同進去跪着。可是我在禱告的時候，他常常突然的跳起來，在禮拜堂裏亂跑亂嚷，踢翻坐椅，搗碎供燭……若在街上遇見一個 Cure，他總跟在他後面，大聲嚷着 'Abas les Calottes Abas les Calottes'！打倒小帽子！他曾經被拘過多回，甚至關過感化院。可是他總能逃出來的。十五歲的時候，他從家裏逃出，過了一年也不回來。有一天，我們大家正在吃早飯，他忽然走進廚房裏。

「早晨好呀，」他說，好像沒有出門過的樣子。「早晨很冷，不是嗎？」

「我繼母嚇得直叫起來。」

「我是見識見識世界去過了，」他接着說。「我因沒有錢肚子餓才回來的。」我父親並不罵他，就讓他在家裏住。他白天總在咖啡館的角落裏遊蕩，夜裏總不到半夜後不回家。後來一天早上，他

又不見了，跟誰也不會說過一句。這一去，又是三個月才回來，樣子餓得要死。我繼母對我父親說，他該叫孩子去工作才好，又說一個懶惰不法的人是難供養的。可是我父親只對她笑笑。

「隨他去罷！」他說。「他自己知道該怎麼辦的。他身上有很好的奮鬥的血呢！」

「從此我哥哥這樣忽來忽去的一直鬧到差不多十八歲。後來這幾年，還沒住定在巴黎之先，他總是做工做起幾個錢才走的。以後他終於在這裏一個工廠找到一樁長生活，並且結了婚了……」

「我哥哥有一副極好的歌喉。每當他唱起革命歌來，常能引得大家摒息而聽。晚上他工作完了，常把一條大紅巾結在頸頸上，跑到音樂廳或酒店裏去。他進去時，倘遇有歌者在台上歌唱，他常常提起嗓子，大唱其 *Canta* 或國際歌。那時台上的歌者就不得不停止，聽衆們也就回過頭來看我，那坐在頂排凳上的哥哥了。」

「他唱完時，總要叫道：『諸位聽了怎麼樣？』於是大家都喝采。他便又叫道：『那末大家跟我叫：『打倒資本家！打倒警察！拖他們到街燈上去！』於是便聽得有的喝采，有的吹哨。他便又嚷道：『誰對我吹哨嗎？誰對我吹哨的到外面打去！』於是他便走到街上，那怕十個十五個敵手，也跟他打做一團，必等到警察來干涉為止……」

「他也喜歡做罷工的領袖，可是他常有一種喜笑和豪爽的態度，因此他的同志沒一個不愛他。……假如我父親當他年輕時不教得這樣不守法，也許他有一天會做議員的。」

「現在他在那裏呢？」弗雷特問。

「到那邊不知什麼地方的濠溝裏去了，」說着，她把手臂隨便向東一指。「因為他雖則痛恨軍隊，可是戰事起來後他就不得不跟別人同走了。不過他在軍隊裏也真怕死人，他是怎樣也不肯服從的。有一次他決計要升職，居然不到一月便升做隊長，說起來又真乖覺……可是他第一天就不肯指揮他的隊伍……」「我幹嗎要指揮這些同志呢？」他嚷道：「有人叫我指揮他們開濠溝去。Vogons〔你瞧！〕他們難道是奴隸嗎？」因此他重去降職做兵士。他便組織了一個叛黨，並教他們射殺他們的軍官……可是他們自己也都為此受了辱，就被大家將他拋出牆外去。他對於戰爭是這樣痛恨的！那年議院通過「三年服兵法」的時候，也就是他領導暴民到蒲爾蓬宮去的……現在他也跟別人一樣，是不得不去殺 Boches〔德國人〕的。也許他已經死了，我可不知道——我一逕沒有消息』又憑空接下一句道：「他還有一個五歲的孩子呢！」

原來是三代傳下了強硬而自由的血，不倦地爲得一個自由的迷夢而奮鬥，而如今還有第四代

尙在搖籃裏！他們也曉得爲什麼奮鬥嗎？這個不相干，因爲這是一種更深於理性的東西；這是一種人類精神的本能，非是武力和理論可以剷除的。

「那末，瑪賽，你呢？」我問。

「我嗎？」她笑道：「我該告訴你說不曾被一個侯爵引誘嗎？」她說着，現出一點慘苦的冷笑：「那末你們就要看不起我了——因爲我知道你們過路的朋友們總歡喜聽點「浪漫」才快活的。可是事情是真的，我的事並不浪漫。在我那可怕之急切的生活裏，我就只追求快樂，追求幸福。我常常總要笑，要漂亮，簡直是出娘肚皮便如此的。我心裏想的只是喝香檳，上戲園，我要的只是珠寶，美服，和汽車。我父親早就看出我的嗜好傾向這方面；他對我說，「我看你要丟開一切將自己去賣給有錢的人。我現在告訴你，你要是一犯了事，我就將你趕出門外，再不認你做女兒。」

「家裏實在登不住了。我父親對於那種未結婚而有情人的女子一概都不肯饒恕，他常常說我已經走到罪惡的路上。後來我年紀稍大，若不是和繼母一起便不許出門一步。我一到成人，他便急忙要替我找一個丈夫，說是算救我。有一天，他回家來說，已經替我找着一個了——是個蒼白的跛腳的青年，就是同街坊一個客店老板的兒子。這人我也認識；人倒不算壞，可是想起要結婚，我就覺得難

受。我是這樣愛自由的。」我和弗雷特突然插進道：「自由！這不就是那老頭子拚命在奮鬥的東西嗎？」

『那末那天晚上，』她繼續說：『我從牀上起來，穿上我的星期夜服，外面仍置着日常衣服，便溜之乎了。那一夜我整夜在街上走，第二日又走了一日，及到第二天晚快邊，我顫抖抖尋到我哥哥做工的工廠，在路口等他出來。可是心裏害怕，不知他會不會把我送給父親去。一會兒他出來了，和幾個同伴一路嚷着唱着。他遠遠就看見我。』

『「好啊，你怎麼來的？」他抓住我的臂膊這麼叫：「有什麼爲難嗎？」我告訴他是從家裏逃出來的。他放了手，將我看看：「你還沒有吃飯罷。」他說：「跟我一塊兒家去見你嫂子去。我包你會喜歡她。我們一塊兒吃飯罷！」我就依着他。他的老婆真詫異！她竭誠的歡迎我；他們又給我看那娃娃。那時才一個月……而且是這麼的胖！我覺得他們的屋裏一切都溫暖，一切都快樂。我還記得是她自己燒的飯；我是從來沒吃過那樣的飯。沒有吃飯之先，他們沒有問我什麼。吃完飯後，我哥哥自己點起一根煙，又給我一根。我是怕吸煙的，因爲我繼母常說，女人吸煙就要入地獄……可是我嫂子對我微微一笑，便自己接過去吸了。』

「現在！」我的哥哥開言道：「好罷，你有什麼打算呢？」

「我是沒有打算的，」我回答道：「我必須自由。我要漂亮，我要好衣服。我要上戲園，我要喝香檳。」

「他的老婆慘然搖着頭。」

「我從沒聽見過一個女人的工作會供給她這些東西的。」她說。

「你當我要工作嗎？」我禁不住說了。「你當我會爲着十個法郎一禮拜就把我一生賣給工廠，或者賣身到和平街上縫紉婦的家裏，穿着別人家的衣服在街上跑嗎？你想我肯聽誰的命令嗎？不，我是要自由的！」

「我哥哥嚴肅地對我臉上看了許久，然後說道，「我們是同胞生的，我當然不好跟你爭辯，也不好強迫你。大概做人，誰都得做工做出自己的生活來。你應該去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可是你記着，你無論何時，要是沒得吃，或者不高興，或者被人遺棄，我這人家總不拒絕你的——你在世一日，你到這裏來，總是歡迎的：」」

瑪賽狠狠的把手背擦着眼睛。

「那天晚上我就住在哥哥家裏，第二天我到城裏各處去跑，找那些咖啡店的女子談談。也就像我現在這樣的。她們對我說，我如要有一個長久的情人，就不如工作；因此我就到一家百貨店裏去做一個月的工。後來我竟有情人了，是個阿根廷人——他給我美麗的衣服，帶我上戲園去。我從來沒有這樣快活過！」

「有一天晚上，我們到戲園子去，路過我哥哥的門口。我心想進去一下，也讓他知道我的生活是怎樣詫異了。那時我穿一件豔藍色的袍子——我現在還記得，真是可愛！腳上穿着一雙後跟極高的鞋子，上釘着亮晶晶的鈕兒，白手套，一頂大帽子上插着一枝黑色駝鳥毛，還帶着一個面幕。虧得面幕是放着的；因為我踏進哥哥門口的時候，剛好我父親站在台階上呢！他對我看看。我便站住腳。我的心也停止了。可是我看出他還沒有認識我。」

「Vaten [滾開]」他嚷道：「你這種人到一個工人家裏來做什麼？你這算什麼，拿你的綢緞和羽毛到這裏來侮辱我們，不曉得這都是工廠裏的貧苦人病着老婆死着孩子從血汗裏榨出來的東西嗎？快滾開，你這孩子！」

「我那時心中大震，就怕他要認識我！」

「此後我就只跟他見過一次面了。我的情人棄了我，我又有別的情人……我兄嫂後來搬到聖滕尼斯和我父親相近的地方。我常常到他家裏過夜，跟他們那長大很快的孩子玩耍。這真是快樂的日子！我每天早晨，當天一亮就走，生怕碰着我的父親。有一天早上才天亮，我到街上，看見我父親已帶着飯籃兒去上工。他卻沒有看見我。我那時沒有別法，只有在他前面趕快走。那時不過五點鐘，街上行人還很少，他在我後面走，我覺得他脚步兒越走越快了。一會兒他低聲道：「姑娘，等我一會。我們是同路的，好嗎？」我只索把脚步加緊。聽他又說道：「你很美，姑娘，而我也還未老。我和你同到那裏去好嗎？」我那時簡直發狂了。我心裏嚇得什麼似的，就怕他看見我的臉。我又不敢打旁路走，怕他要看見我的側影。所以我一直向前走——一直走了幾個鐘頭，一直走了幾哩路……我不知他是什麼時候停步的……我也不知他如今是死是活……我哥哥說他從來沒有提起我……」

她說話停了；街上的喧囂暫時似乎絕無所聞的，這時重又打動我們的耳際，而且加上一倍的紛嘩了。弗雷特彼時很有些激動。

「真詫異！」他點着桌子嚷道：「同一的血統，同一的精神，卻看一代傳一代，這革命的意味便愈加推廣愈加甜蜜了！你看她哥哥所見到的自由，是她老頭子所不會見到的！」

瑪賽帶着駭異的神情向他的臉上射了一眼：「你這話怎麼講？」她問道。

「你父親自己一生爲自由而奮鬥，卻因你要「你的」自由便把你趕出門去！」

「哦。這是你不懂。」瑪賽說。「原是我的錯。原是我的壞。我假如有個女兒像似我，我也要同樣的對付她。」

「你還不明白嗎？」弗雷特大聲道：「你父親只爲男子謀自由，卻不爲女子謀自由。」

「天然的。」她聳肩道。「男子和女子本來不同。我的父親是對的。女子必須要——規矩！」

「女子還得再一時代才有自由呢！」弗雷特慘然道。

我抓住瑪賽的手。

「你也懊悔嗎？」我問她。

「懊悔我的爲人嗎？」她傲然點着頭，倏然回答我。「嘿！不！我不是自由的……！」

附註：

(註一) 篇中有許多巴黎下流話，原文中用以描寫咖啡館女子的口吻，茲亦保存，而於括弧中注明意義。

(註二) 加爾馬爾勒(Carmagnole)爲法蘭西第一次革命時的一種舞曲，作於一七九三年。

(註三) Ca ira 爲法蘭西革命初期的一種民歌，Beccott 作，其結句爲 Ah ca ira, Ca ira，(這將進行而不息)，

Les aristocrates a lanterne (將貴族在街燈上吊死)當法國的恐怖時代，此歌是人人能唱的。

(註四) 法國革命時，貴族多在街燈 Lanterne 的繩索式練條上縊死。(參看前註)。

(註五) 馬賽即 Marsillaise，法國共和時代的國歌，作於一七九二年。

——選自兩個青年的悲劇

珍異的片屑

傑克倫敦原著

傅東華譯

兄弟們，聽我說，我要告訴你們一隻手臂的故事。這是湯姆·狄克生的手臂。湯姆·狄克生就是那拘魂使者而兼主人翁的羅傑·凡特瓦脫的工廠裏一個頭等的織工。那工廠名叫地獄底……是在裏面做苦工的奴隸們替它叫出名的；我想他們總該知道這名字的所以然罷。這工廠的地址是在金絲巴力，就在凡特瓦脫的消夏別墅的那一頭。你們不曉得金絲巴力在那裏嗎？兄弟們，現在有許多事情是你們不曉得的。這就因為你們不曉得自己是奴隸的緣故。等我講完這段故事，我要替你們組織一個班，好讓你們學習讀書寫字。我們的主人都能夠讀書寫字，而且賤着許多書；這是因為他們是

我們的主人，而且都住在宮殿裏，不消工作的緣故。勞苦人如果大家都學會讀書寫字，他們便會漸漸的強壯起來；那時他們就可利用他們的氣力掙破了束縛，那末就無所謂主人，無所謂奴隸了。

兄弟們，金絲巴力就是阿拉巴瑪的一個舊市府。三百年來，那凡特瓦脫一姓向來主有金絲巴力和它的奴圈工廠，以及別處許多市府的奴圈和工廠。你們總都聽見過凡特瓦脫那一姓人的——真的，誰不曉得呢？——但是還有許多事情你們不知道，待我來告訴你們。那凡特瓦脫姓的第一人也是一個奴隸，正如你和我一樣。你們懂了嗎？他是一個奴隸，那是三百餘年前的事了。他父親是亞力山大·勃勒爾的奴圈裏一個機器師；他母親是個洗衣婦，也在同一奴圈裏。這事毫無可疑。我說的都是實話。這是歷史。這是一個個字都印在我們的主人的歷史書裏的，可是你們不能讀，因為你們的主人不許你們學會讀。你們總不懂，書裏既然載着這種事情，為什麼他們不許你們學會讀。他們自己是知道的，而且他們很聰明。如果你們在書裏讀到這些事情，你們就要對你們的主人不尊敬，這將是一種危險的事情……在你們的主人。但是我知道這些事情，因為我能讀書；現在我就要把從我們主人的歷史書親眼看來的東西告訴你們。

那凡特瓦脫族的第一個人並不叫凡特瓦脫，卻叫凡傑，就是別爾·凡傑，是機器師葉吉斯·凡

傑和洗衣婦羅拉·伽梨的兒子青年的別爾·凡傑是很強壯的。他本可以繼續在奴隸幫裏，並且領導他們到自由的路的。誰知他卻專替主人出力，因而博得豐富的報酬。他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便替主人在奴圈裏做偵探了，據說連他自己的父親有時說煽動的話，他還去報告呢！這是事實。我是親眼從書裏看來的。他在奴圈裏做奴隸，實在是委屈的。亞力山大·勃勒爾從小就將他提拔出來，教他讀書寫字。他又學會了許多別的事情，後來投身到政府充當祕密差使。當然，他那時是不復穿奴隸衣裳的了，除非有些時假裝起來，到奴隸當中去探聽祕密。後來那位大英雄大同志勒爾夫·耶可布斯被拿受訊，在電椅上受刑罰，也就是他才十八歲時弄出來的事情。這勒爾夫·耶可布斯的神聖名字，你們當然都聽見過的，可是說他是被這名叫凡傑的凡特瓦脫姓的始祖弄死，在你們該是一件新聞罷。我卻早已知道。我在書裏看見過。那書裏還有許多像這樣有趣的事情。

勒爾夫·耶可布斯受了這羞辱的死之後，別爾·凡傑名字便開始經過許多的變化。先則遠近都叫他奸猾的凡傑。那時他的祕密職務已經高陞，又得了很豐的獎賞。然而仍舊還沒有列入主人的階級。那主人階級裏的男子，雖都願意奸猾的凡傑加入他們，但是其中的女人都拒絕他。奸猾的凡傑替主人服務確是能幹。他自己是個奴隸出身，所以對於奴隸的事情很熟悉。什麼也瞞不了他的。那時

候的奴隸，比現在的奴隸勇敢些，他們常常嘗試着爭自由。於是奸猾的凡傑便到處奔跑，使得他們的計畫和策略都歸無效，並叫他們的領袖都去坐電椅。及到二二五五年，他的名字又經第二次的變化，那就是『大暴動』發生的一年。事情起於落機山西部的區域，共有一千七百萬的奴隸，勇敢奮鬥，要想打倒他們的主人。假如當時沒有這個奸猾的凡傑，又安知他們不會成功呢？然而那奸猾的凡傑活潑得很。他的主人們給他全權，交他專辦這件事。經過八個月的戰爭，便有一百三十五萬的奴隸被殺了。這是凡傑，別爾·凡傑，奸猾的凡傑殺了他們的，也是他打散那次的大暴動的。於是他又大大的受賞，而他的手已被那些奴隸們的血染得緋紅了，因此他又被人叫做血染的凡傑。你看，我的兄弟們，一個人只要會讀書，書裏有多麼有趣的事情可以看見呢！而且你們要相信我的話，還有許多其他有趣的事情，也載在書裏。你們如果願意跟我學，只消一年功夫，你們就自己會讀那些書了——不，只消六個月功夫，你們有些就能夠讀了。

血染的凡傑活到很高的壽，平日主人們開會議，沒一次沒有他的份；可是他本人卻始終沒有做到主人。這是，你們知道的，因為他生在奴圈裏的緣故。然而他的報酬已經很夠了！他有十來所的宮殿供他居住。他雖不是個主人，手底下卻養着論千的奴隸。他在海上有隻大遊船，便是他的飄流的宮殿。

他又賅着整個兒一塊海島，有論萬的奴隸在那裏替他種咖啡。但他老年的時候，他覺得很寂寞，因為他過的是孤零的生活，一方面他那些做奴隸的兄弟們人人都恨他，一方面則那些不認他做兄弟的又人人看不起他。他之所以被主人們看不起，就因為他是生來做奴隸的緣故。他死的時候，實在鬧得^得很；然而他死得很可怕，因為他受良心的刺戟，懊悔以前所做的一切，又且惱恨自己名字上所染的血污。

但是他的兒女就不同了。他們不是奴圈裏生的，所以經當時貴族領袖約翰·莫理孫的特許，他們就陞到主人的階級了。就從這時候起，歷史上便不再有凡傑的名字。凡傑名字從此變成了凡特瓦脫，而血染的凡傑的兒子耶孫·凡傑就變成耶孫·凡特瓦脫——這就是凡特瓦脫一系的第一人。但是這也已三百年前的事情了。如今的凡特瓦脫姓人，早已忘記了他們的來歷，且彷彿以為他們的資質是跟你們及一切奴隸的資質根本不同的。我現在要問你們，為什麼一個奴隸可以做別個奴隸的主人呢？又為什麼一個奴隸的兒子可以做許多奴隸的主人呢？我現在把這些問題留給你們自己去回答，可是不要忘記，凡特瓦脫一姓人是奴隸出身的。

兄弟們，現在我的話要說回來了——我要告訴你們關於湯姆·狄克生的手臂的故事。原來羅

傑·凡特瓦脫在金絲巴力地方的工廠，確是該叫做『地獄底』的，但是在裏面做苦力的卻都是『人』而不是鬼，這個你們自己該知道。女人和孩子——並且極小的孩子——也有在裏面做苦力的，凡在裏面做苦力的人，都得享有法律規定的奴隸權利，但也只有法律規定的權利可以享，因為他們有許多權利已被那地獄底裏的兩個監察員一個叫約瑟·克藍西一個阿道夫·門斯脫的剝奪盡了。

這事兒說來話長，可是我並不要完全告訴你。我只告訴你那隻手臂的故事。照那工廠裏的法律，奴隸們的養命工資每月都要扣一部分下來作為公款。這筆公款的目的，是預備救濟那些受傷或疾病的不幸工人用的。你們自己也知道，這筆公款是由那兩個監察員保管的。因為這是法律所規定，所以那地獄底的公款就在那兩個受人咒罵的監察員掌握裏面了。

誰知克藍西和門斯脫竟把這筆公款拿去自己用。凡是工人遇着意外，照習慣，是該由公款裏津貼他們的，可是那兩個監察員不肯付這種津貼。這叫奴隸們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原有法律規定的權利，可是他們無法去見法律。誰要敢向監察員去訴苦，那末馬上就受罰。你們也曉得這種刑罰是取怎樣方式的——或者事情沒做錯硬說做錯，要他罰錢；或者公司的賬裏多取費；或者虐待他們的妻子；

又或者故意把壞的機器分給他們，叫他們做不出工活活餓死。

有一次，地獄底裏的奴隸們曾向凡特瓦脫去抗議。這就是他在金絲巴力住過幾個月的那一年。其中有個奴隸是會寫字的；因為他的母親會寫字，所以她會祕密教給他，猶之當初她的母親祕密教給她一樣。所以這個奴隸就寫了一張公狀，訴說他們的苦楚，所有的奴隸大家都打過手印子。於是信封上貼足郵票，把這公狀寄給羅傑·凡特瓦脫。羅傑·凡特瓦脫並無舉動，單把那張公狀給兩個監察員。克藍西和門斯脫因而大怒。那天晚上，他們便把守衛兵放到奴圈裏去。那些守衛兵手裏都拿着鋤頭柄。據說到第二天早晨，就只贖一半的奴隸會在地獄底做工了。他們都着着實實的被打了。而那會寫字的奴隸打得尤其厲害，只過三個月工夫就嗚呼了。但是當他未死之先，他又寫過一次字。待我告訴你們是爲什麼寫的。

原來這事以後差不多四五個禮拜光景，有個奴隸名叫湯姆·狄克生的，一隻手臂被地獄底的皮帶切斷了。他的同人照常替他從公款裏去分津貼，而克藍西和門斯脫也照常不肯付。這個會寫字的奴隸那時已經瀕死，卻重新寫起一張訴苦狀，將他放入湯姆·狄克生斷下來的手臂的手裏。

那時剛剛碰着羅傑·凡特瓦脫臥病在金絲巴力那一頭的宮殿裏。可是他的病，兄弟們，並不是

那種要叫你和我暈倒牀上的劇病；只不過稍稍發點肝火，或者，也許因吃喝過分，比頭痛略甚一點的病罷了。但是這也足夠他受用，因為他平日養得好，身體是很嬌嫩的。大概像他們這種人，一輩子包在羊毛胎裏，故而格外要比別人嬌嫩些。兄弟們，你們要相信我的話，羅傑·凡特瓦脫感到頭痛的苦楚，或『自以為』覺得苦楚，——正不亞於湯姆·狄克生感到手臂連根拔去的苦楚呢。

羅傑·凡特瓦脫是歡喜講究科學的種植法的。離開金絲巴力三哩路的地方，在他的農場裏，他曾經種起一種新種一楊梅。他對於這新種的楊梅心裏很得意；此番若是不病，正當楊梅初熟，他本來要自己出去採的。因為病了，所以他吩咐管農場的老奴把第一筐採下的楊梅親自送來，這些話，都是他那宮廷裏的廚師傳出來的，因為那廚師每天要到奴圈裏來宿。那管農場的老奴，本來就可把楊梅送進去，卻因套馬折斷一隻腿，也躺在牀上了。那天晚上廚師來說，曉得第二天早上楊梅要送到。於是地獄底奴圈裏的人們開了一個會議——因為他們究屬是『人』，不是懦夫。

那個能寫字的奴隸，彼時因受鋤頭柄打，正在病得要死，但說自己願意把湯姆·狄克生的手臂送進去；又說他反正是要死的，那末死得早一點又何妨？於是那天晚上，等守衛兵最後一匝巡查之後，便有五個奴隸偷出了奴圈。其中有一個，就是那能寫字的奴隸。他們藏伏在路旁的樹叢裏，一直到

第二天早上，便見那農場老奴趕車而來，要把那珍貴的菓子去送給主人了。那農場的老奴因為年老有風氣，這能寫字的奴隸則因挨打而受傷，所以他們走起路來是一般模樣的。這能寫字的奴隸便換上那老農的衣裳，又把帽簷拉到眼睛上，爬上他的車子，一直趕進城來。那老奴則被大家吊在樹叢裏，一直吊到晚，纔有人替他放掉，但是那幾個人回到奴圈裏，便又都受了破壞規矩的刑罰。這是後話。

當時羅傑·凡特瓦脫躺在他的奇異的臥室裏等着楊梅——那其間真是說不盡的珍奇舒服，叫你我這種沒有見識過的，簡直眼睛都要看花。那能寫字的奴隸後來說，真像是窺見樂園一般！可不是嗎？化費了論萬奴隸的勞力和性命來造成那樣一間臥室，他們自己卻須像野獸一般臥在齷齪的窩裏呢！那能寫字的奴隸用一個銀子的托盤把楊梅拿進去——你們要曉得，羅傑·凡特瓦脫是要親自找他說話的。

那能寫字的奴隸搖幌着他的瀕死的身體，走過那奇異的房間，跪在凡特瓦脫的牀側，把托盤呈在他面前。那托盤上有好些很大的綠葉蓋着，便有他的貼身僕人將它們掀開，使得主人可以看見。凡特瓦脫將臂支着，掙扎起來看。他看見新鮮奇異的菓子好像珍寶一般，而在菓子的當中，便是湯姆·狄克生那隻折斷的手臂。兄弟們，那隻手臂當然是洗得乾乾淨淨的，且跟那血紅的菓子相映，顯得它

非常之白。他又看見在那僵硬的手指中間，有一張由地獄底奴隸們呈來的狀子。

『你拿去看來，』那能寫字的奴隸說。正當那主人把狀子取去的時候，那站在旁邊嚇得一點不動的貼身僕人，忽爾舉起拳頭向那跪在面前的奴隸的嘴上揮去。那奴隸本已快死，且極虛弱，所以毫不介意。他一點也不作聲，側身倒下，很安靜地躺在那裏，聽憑口中的血流着。一會兒，那個跑出去叫宮廷守衛的醫生已經帶領他們回來了；於是那奴隸便被倒頭兒的拖出去。但當他們正要將他拖起的時候，他的手已經抓起落在地板上的那隻斷臂了。

『把他活活地拿去餵狗！』那貼身僕人大怒的嚷着。『把他活活地拿去餵狗！』

但是羅傑·凡特瓦脫那時已經忘記他的頭痛，仍舊用臂支着，吩咐大家肅靜，便開始讀那狀子。當他讀的時候，房間裏果然肅靜無聲，大家都筆直的站在那裏。那忿怒的貼身僕，那醫生，和那些宮廷的守衛；而在他們當中，便是那個奴隸，口中流着血，仍舊抓住那隻斷臂。及至羅傑·凡特瓦脫讀完狀子，便向着那奴隸說道：

『這狀子裏若是有一句假話，你就得悔不該生了。』

那奴隸道：『我是直到如今一逕是在悔不該生的。』

羅傑·凡特瓦脫將他細看了一眼，那奴隸便道：

「你總算待我已夠的了，我如今是將死的人，至多也不過再活一個禮拜，所以你現在殺了我，也沒要緊。」

「你把那東西拿去何用？」主人指着斷臂問，奴隸回答道：

「我把它帶回奴圈去葬去。湯姆·狄克生是我的朋友。我們在工廠裏是貼隔壁坐着做工的。」

兄弟們，這故事已沒有什麼可說了，那奴隸和那斷臂，用一輛車子送還奴圈。其他的奴隸們也都沒有受罰。羅傑·凡特瓦脫確實徹查了一下，那兩個監察員，克藍西和門斯脫，都受了刑罰。他們的田產被沒收。他們在額頭上刺了字，又將他們的右臂割掉，逐出大街，求乞到死。從此那工廠裏的公款，暫得正當的處理。然而只是暫時的，兄弟們，因為羅傑·凡特瓦脫之後，到他兒子阿爾伯脫手裏，便是個半瘋狂的虐主了。

兄弟們，這個將斷臂送給他主人面前的奴隸，就是我的父親。他是一個勇敢人。他當初曾教我讀書，也猶他母親祕密教他讀書一樣。因他受鋤頭柄打之後不久就死，所以羅傑·凡特瓦脫使我脫了奴圈，並用種種法子幫助我。我可以在地獄底裏做個監察，可是我情願做個說故事的人，因為如此。

故可以到處浪遊，和我那些做奴隸的兄弟們接近了。我如今祕密地把這樣的故事告訴你們，原是我知道你們不至於告發我的；因若你們告發我，那末你們也跟我一般明白，我的舌頭就要拔掉，我就再不能說故事了。至於我帶給你們的消息，兄弟們，就是說將來有個好日子會來，那時世界上的一切都會好，也沒有主人奴隸之分了。可是你們須得預備着這個好日子的來到，預備的方法就是要學會讀書，書裏的字是有能力的。我若在這裏，我就可教你們讀；我去之後，也仍舊還有別人來，使你們可以得着書——就是那種可以使你們知道主人的事情，並使你們學得跟主人一般強壯的那種歷史書。

——選自兩個青年的悲劇

心聲

亞倫坡原著 雁冰譯

的的確確——神經病——我已，現在仍然，很可怖很可怖的神經病；但你爲什麼說我是癡呢？
這個病反使我的感覺尖利——不會燬壞他們（感覺）——也不會使他們麻鈍了，其中要算聽覺的尖利更甚。天上的地上的聲音我都聽得，更聽得許多地獄裏的聲音。然則，我是癡麼？你且傾耳聽呀！
你且靜看我講這樁故事時，何等的安閑，何等的清健。

這個念頭當初怎樣到我的心裏，那是不可得知的了；只知自從一次打動我的心便使我日夜難忘。目的是沒有的。怨怒是沒有的。那個老人我本是愛他的。他也從不會待錯我。他也從不會羞辱我。他

的金子我也不垂涎。我想來，我起這念頭是爲了他的一隻眼，不差，是爲了他的一隻眼！他兩眼中的一隻像鷹眼——一隻死白而青色帶有一片膜的眼。每逢這隻眼注射到我身上，使我的血忽冷；因此漸漸兒——很是慢慢地——我決定主意，欲斷送這個老兒的性命，庶幾我可以永久不見那隻眼。

事情就是這樣的。你聽，我是癡了。癡人是不懂事的。你該已見『我』是不然。你該知道我何等聰明地遵行這件事，——以何等謹慎——以何等遠見——以何等假裝的手段辦這件事！我在殺他之前一禮拜，待他分外地和善，從來沒有的。每夜約在半夜的時候，我扭轉他臥房上的門鎖柄開門——呵，這樣輕輕地開！既而，門開的口兒足夠容我的頭了，我放進一盞暗燈，這燈通體遮沒，所以沒有一線光得射出來，於是我探頭進去。呵，你見了我探頭時何等的狡猾，你難免要笑！我慢慢地動——很慢，很慢，免得驚醒了老人。直費了我一個鐘頭，方纔我的全個頭都得伸進開着的門縫，能看見他，他是躺在牀上。哈——難道癡人能有這樣聰明麼？既而，我是頭伸進房間很自在了，我就很謹慎地扯開燈上的遮掩——呵，這樣的謹慎——謹慎地（因爲燈門的鉸鏈會格格地響）揭開，至多只許有一條薄的視線落到那個鷹兒眼。我這樣做了七個長夜——夜夜正當夜半——但是我見那隻眼總是閉着，因此便不能下手；因爲惱我的不是老人，卻是那隻惡眼。每晨東方已明的時候，我大着膽走進那間

房，很勇敢地和他談天，用親熱的聲調呼他的名兒，並且問詢他，晚上過得可好。我如此巧飾，他若尙疑到每夜夜半睡中有人來看他，那他這老人可真是深沉極了。

第八夜我更謹慎地開門。鐘上分針的行動也比我的手要快得多。前乎此夜，我從不曾觀得我自己的權力的界限——我的敏捷。我忍不住我的得勝的感覺。你想，這兒是我，一點一點兒，開這門，那兒是他，做夢也不會做到我的祕密事和祕密思想。我轉到這念頭，心裏不禁格格地笑；他莫聽得罷——因為他在牀上忽然一動，像是受了一下驚嚇。你以為我此刻一定要縮退麼？——不然。他的房裏黑的和瀝青上的厚黑一樣，（因為怕強盜，那些百頁窗都關的緊緊地）以此我知道他不能看見門的開口，以此我仍是慢慢地積極地推動那扇門。

我的頭既已伸進，且要開燈了，我的拇指忽然一滑，打在燈上的洋鐵鈎，老人在牀上跳起來，喊道：『是誰？』

我不動亦不開口。足有一個鐘頭，我身上的筋肉，不會動一條，在這時間內，亦不聽得老人躺下。他正坐在牀裏靜聽呢，——正和我一樣，一夜又一夜，傾耳靜聽牆上的 Death-Watcher（按此是一類小蟲，會發的答的答的小聲，俗人迷信以為此是死的先兆，猶之中國南方人惡梟鳴，以為陰間閻羅

王差他來呼人去也，梟，南方土名曰呼人鳥。）

俄而我聽得一聲呻吟，我知道這是生命受恐怖時的呻吟。這不是痛苦的呻吟，也不是怨恨的呻吟。呵，不是哪！這是一聲低低的窒塞的聲音，從負荷憂思過重的靈魂深處發出的聲音。我覺得這個聲音很耳熟。曾記許多的夜，也在夜半的時候，全世界都已睡了，這聲音也曾從我自己的胸中洩出，以他悲慘的回聲加增那時迷人的恐怖。我敢說，我很耳熟。我知道老人感受的多苦，我可憐他，雖然我心裏是格格地笑着。我知道他自從聽得那第一次的小聲音後，那時他在牀裏轉了個身，他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睡着。他的畏懼心是越來越大的向他壓下。他也曾要想解說這聲響是無害的，但是不能。他也曾對自己說：『這祇不過是烟囪中的風聲罷了——這祇不過是一隻小老鼠在地板上走過罷了，』或是『這僅是一隻蟋蟀，一聲單鳴罷了。』是呀，他曾想用這種猜想的話來安慰自己，但是他終見這安慰是無效。一切都無效；因為那『死』，此時正走近他身旁，已把他（死）的黑影橫在他（老人）面前，包圍着這個被犧牲者了。也就是這個不可得知的影子的愁慘的勢力使他覺着——雖然他是既不見又不聞——覺着我的頭現在房間裏了。

我很忍耐地等了好半天，尚不聽得他躺下，我乃決定在燈上略開一些——一些極小極小的縫

兒。我就這樣辦——你想像不到我辦的何等巧妙——後來到底一條像蜘蛛絲兒似的暗光從縫裏射出來，落在那個鷹兒眼上。

這眼正開着，——開的很大很大——我一面瞅着，一面按不住怒起來了。我見得這隻眼全然異樣——通體是滯青色，帶着那醜惡的一片膜，直使我渾身冷到骨髓；但是老人的臉和身子我卻一些都不見，因為我把那條光線只射在可惡的一點上。

我不是已經對你說過你所誤以為是癡的祇不過是感覺的過度敏捷麼？——現在可來了，我說，有一個又低又澀又快的聲音很像是埋在棉花中的錶聲似的，到我耳內來了。我覺得這個聲音也是很耳熟。這是老人的心的跳聲。這聲音使我加倍忿怒，猶如戰鼓的聲音刺戟兵士奮發勇氣。

但雖然如此，我尚能克制，鎮靜不動。我不敢多呼吸。我提着燈不動一動。我想試試到底我能把這條光線正射在那隻眼上多少時候。但那個心的地獄般的答答的聲音，同時增進。這聲音愈來愈快，愈來愈響。一定是這老人恐怖到極點了！我說這聲音愈來愈響，一刻響如一刻——你信我這話麼？我對你說過，我是神經病；我現在還是那時呢，正在夜間的死時刻，夾在那座舊房子的可怕의 靜默中間，這樣詫異的一個聲音驚我到不耐的恐怖。可是我尚能克制，靜立不動，到好幾分鐘。但是那心跳的聲

音是一刻響似一刻了！我想來一定是心要爆裂了！那時我又起了一個新的情念——這聲音莫被鄰人們聽得了罷！這個念頭便是老人的催命符！我猛喊一聲，撇開燈上的遮蓋，一步跳進房間。他喊了一聲——只有一聲。一剎那間，我已經擲他在地板上，拖過那張重牀，壓住了他。於是我怡然微笑，大事是辦完了。但是，那個心尙是繼續地跳，足有好一刻工夫，發出隱隱的聲響。不過我卻不以爲可厭；隔牆大概聽不到。後來到底停止跳了。老人是死了。我移開那個牀，細驗屍身。不錯，他是僵硬的和石頭一般了。我把手按住他的心，按住了好一刻。心是不跳了。他是僵硬的和石頭一般了。他的眼不再能打擾我了。

如果你仍舊以爲我是癡了，請你聽我形容我移屍滅跡時的巧妙謹慎，你就不會再說我是癡了。這時已是夜闌時分，我急急地工作，可是靜靜兒的。先把屍身劈開。我把他的頭兩臂兩腿，都割了下來。於是我挖起房裏的三塊地板，把割碎的東西都藏在地板下。我又裝好這三塊板，裝的如此之伶俐狡猾，敢說沒有一雙人類的眼——即使是他的——看得出什麼破綻。而且也不用洗濯——沒有任何類的污跡——也竟沒有血跡。我那時簡直做得太疲倦了。一勞永逸了——哈哈！

當這等工程做完時，已經是四點鐘了——仍是墨黑，和半夜時一樣。時鐘正鏗鏘地響着，門外也來了叩門聲了。我去開門，心裏泰然——我現在還怕什麼？進來的人有三個，他們用十二分溫和的聲

調通報自己是警察局的官員。夜間的一聲銳呼已經被鄰舍們聽得；殺人的疑心早經起了；報告早經到警察局裏，他們（來的三個官員）就是受命來搜尋證據的。

我微笑——我還有什麼可怕？我對這三位先生高呼歡迎。我說，這聲銳呼是我自己夢中的呼聲。那個老人，我又提起他，早已不在此地了。我引來客在屋子裏走了一遍。我請他們搜尋——搜尋仔細些。後來，我到底引他們進了『他的』房間。我舉他的藏貴物的箱子給他們看，那是鎖着，好好兒不會動過。我在自信的極頂高度，移着幾張椅子進這房間，請他們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呢，那時乘着全勝的盛氣，放我自己的坐位在那一點上，底下就是犧牲者的屍身。

官員們是滿意了。我的態度叫他們信得過了。我自己更是非常地安心。他們坐下。我歡然和他們酬答，他們都說舊話取樂。但是，不久，我覺得我自己這臉色漸漸青白，心裏指望他們快去。我頭痛了，我恍惚聽得有鈴聲在耳邊響？但是他們仍舊坐着，仍舊說笑。鈴聲越來越清楚了——繼續響着而且愈響愈清楚了。我更隨便亂談，爲的是好忘記那個感覺；但是他仍舊繼續響着，而且越來越真切——後來，到底，我找得了，這聲音不是在耳朵裏。

無疑的，我現在臉色甚至青白極了；但是我的談話卻更流暢，而且提高了嗓子。可是那個聲響也

越來越大——我如何得了？這是一個又低又澀又快的聲音——很像是埋在棉花中的時錶聲，我急得不敢呼吸——不過官員還是不會聽得。我說話更快——更用力；但是那聲音是積極地越來越大。我立起，辯論小事，用高的聲調，激昂的手勢；但是那聲音是積極地越來越大。他們爲什麼不走呀？我在地板上踱來踱去，用很重的脚步，好似爲了這幾個人的觀察而動氣似的——但是那聲音是積極地越來越大。呵，上帝！我如何是了呢？我咆哮——我狂喊——我咀咒！我把坐椅力搖，且碰着地板軋軋地響，但是那聲音的響更出一切聲音之上而且繼續地越來越大。那聲音愈來愈大——愈大——愈大！可是那三個人仍舊快快活活地談天，而且微笑。他們竟能不聽得麼？萬能的上帝呀！——不至不聽得，不致不聽得！他們聽得的——他們正疑着——他們曉得了——他們是看着我的恐怖當玩笑！——我那時是這樣想，我現在也這樣想。無論什麼事總比這煩悶要好些。總比這樣的愚弄要受得住些！我不能再忍耐這些假裝的微笑了！我覺得，我一定非死即招——現在可是——又來了！靜聽！愈響！愈響！愈響！愈響了！

『你們這班無賴！』我銳聲叫，『莫再裝假了！我說出來罷！——揭起這些地板！——這裏，這裏！這是他的可惡的心的跳響！』

自由了感到怎樣

孔洛夫原著 傅東華譯

照常吃了早飯過後，他被帶到樓下來，叫他洗了一個澡，給他一套新製的普通衣服，這才把他帶到辦公室。在那裏，又給他幾件文件跟一張五元的鈔票。獄典員從寫字檯上站起來。『我查你的案卷，祝你在這裏已經十二年了。好，你在監裏很守規矩；再見了，願你前途順利。』他們握了手。

他被帶過院場，到了大門口。時辰終於是到了。他跨過門口。他們又在門前握了手，隨即門關起來，鎖了。將他鎖在外面做自由人了。

他手裏拿着他的帽子，向下山的路上開步走去。他遇着了一陣新鮮爽人的微風，覺着一種使人

昏迷的廣漠的感覺；一種浴在光裏的廣漠。他的眼睛不住的瞬閃，他的脚步短促而躊躇。

在灰色高牆的牆頂，一個衛兵手裏拿着來福槍，跟他同一個方向走來。「再見了，祝！」他嚷道。「自由了感到怎樣？」

自由了感到怎樣？……被拘禁，被關防，受了人的遏制，拘束，支配——而今突然的放到一個叫人眩暈的世界上了！

一陣灰色的霧像波浪一般捲上前來。你試想像你自己完全給包裹着，彷彿你的生命已被一種濃霧定息了一般。是一種對面看不見東西的濃霧。只有在你頭頂你可以看見一個極小的圓孔，光明的天像一顆晶瑩的寶石從那裏面照過來。一會兒你就發見那霧已在你周圍凝固起來了。濃霧已把你完全匣了起來，只有頭頂留着那個遙遠的洞孔。你把四周的牆壁細察一下，發見它是一長條一長條的灰色賽璐珞帶子做成的，彷彿都從天空那個小籬籬上掛下來。不，你四周的空間並不止這點。你的牆壁是圓的，可是從一邊到一邊有十呎的距離……而每一邊都是一樣的。從天到地，你的生命是關在一個寒冷的灰色的帶子做成的賽璐珞管子裏面，你就不能看見你自身以外有什麼。

可是你若把牆壁更仔細的觀察一下，你就會發見那些條子完全是由小方方拚成的，而且每個小方方都有一套奇怪的圖案。當初你不曾注意到它們，可是你到處看去，盡你的目力看去，你都看見那些小方方。這才你再仔細一看，你就發見每個小方方都是一張各別的小圖畫，都有你自己在裏面的！每個方方都是你一生中一個凝固了的頃刻。每一張圖畫就是一個小小的回憶，被那迅速的堆積——那所謂『既往』的積集——弄成昏暗弄成灰色的。

那是小模型的凝固了的記憶……彷彿那些帶子就是被棄了的電影的印片——你自己的被棄了的既往的印片——完全的，無所隱諱的。

那裏有許多之前的各種不同場面；有的使你適意，有的使你害怕。有的你要戀戀不忍去，有的你巴不得不看見。在高頭的你不大看得出，雖則也有些像似分明，像似依稀可辨。你就做着種種模糊的猜測其中也有你以為確然認識。這像是一種遊戲。已忘的既往掛在你頭頂目力所及的高處，而有一圈的光從天上射了過來。

這一切都來的十分自然，你起初並不看見裏面有什麼很奇怪的東西；也許覺得有點兒特別，有點兒像做夢，可是並不像是很驚人，及到後來，你才突然發見順序是錯人。那末它爲什麼會錯的呢？那

些場面爲什麼不按照原來發生的先後一個挨着一個來的呢？爲什麼事情會弄得一團糟呢？

你嘗試要去選擇，要去整理，可是這工作十分巨大。這裏那裏，到處都有你不曾包括進去的圖畫，有些是你不願包括進去的……你如果辦得到……只消拿一把小刀切掉它們……可不是，切開玩意兒的小窗洞來，你就能明白看見外邊……那外邊的世界。也就是你目前只能通過你自己的經驗去看，並且看見它給既往影像的影子弄昏暗了的那個真實的世界。可是你沒有能夠切開的小刀……而且有了也無濟於事。

啊，你對於這一切是多麼厭倦了！多麼可怕，多麼難堪，多麼單調啊！日間是灰色的，夜裏是灰色的。你厭倦你自己了……厭倦你自己的不斷的重複。你要能夠逃開才好。可是那圓筒是輕靈的，縹緲的，靈活的。你跑它就跟着你旋轉。你是被閉禁在所謂生活——可怕的灰色的生活，四面給黑色的浮彫同污點圍着的——這奇怪的東西裏面了。

順序是錯誤的。你嘗試要逃開。你周圍的牆壁具有軟韌性，施以壓力它會得讓步。你插一隻手過去，又一隻過去；你穿過一隻腳去，再打出一個洞洞來，可是你永遠不能擠過你的身體去。而且即使擠得過，你又將到那裏去呢？於是你罷手了，你就灰心塌地去從事於安適的回憶，從事於從那些薄有顏

色的方方看望真實的世界。

你看見那個世界……那個由吻和雪做成的真實世界。由火、乳、夢、稻草、水、煙草，及孩子們做成的世界。你看那真實的世界是堅實地由不能持久的東西造成的；牢固地由不能耐久的生命火花造成的。

不時，你發見一兩個新的方方添進你的牆壁。那是昨天剛剛發生的事情；可是以前那個地方被什麼東西佔據，你就怎麼也想不起來。過了一年功夫，就有許多不同的圖畫出現了。過了三年功夫，一個很可觀的數目成了新的了；六年，就有四分之三是新添進來的圖畫，及到十二年，舊的差不多已沒有留存，留存的也像非常昏暗了。那是一種適意的昏暗。時間使得一切東西都安適了。

在外邊的世界，你看見孩子們在玩耍。他們在那裏玩火柴，點着掃帚、同紙條，帶着拖長的火光跟四射的火花跑過田野去。他們從來不曾做過這樣的事情。

你仔細的看。他們把一切東西都點火來了！突然的一個閃光——一噴煙——一蓬火，於是你站在一塊山頭，面對着真正的彩色。同一陣自由爽快的微風。一段路外，驚惶的孩子們正在奔跑，你聽見其中一個嗚咽道：『我不曉得它是會燒的。』

一切都是天與地。你被一種浴在光裏的廣漠包圍着。你對這一切的光輝睜眼，用着躊躇的腳步胡亂走下那條路來，走到……火車站在一哩路外。這裏有一列火車從什麼地方開來，將你送到——你不知道到底什麼地方去，但它是會把你送到那裏的。你總得去！

自由了的感覺，就是這樣。

* * *

在車站上，祝把五元鈔票兌換了，買了一張車票同一餅的嚼煙草，那火車送他到了家；到了他以前的生活的城市。

街道是石塊鋪砌的……一方接着一方，中間沒有一條縫。人們爲着同伴人們的利益和便利，這才狠心將那些石塊這麼接起筍來。石塊膠合成了長長一條線，使得泥污不致蹠上腳——不致蹠進所謂家的那些小小鴿子籠裏去。

祝好好的到了家。他的妻已死了幾年，他的孩子都已長大結婚了。舊時的記憶十分昏暗。他不大認識他們，他們也一定不認識他，可是一切都很快活。

晚上，他們大家在一起吃晚飯，就是說；在娃娃們放到一間房裏睡覺之後。桌上鋪的跟電影裏一

般，房間裏燈火點得雪亮，一切皆大歡喜。

一隻熱氣騰騰的鴨子端進來，大兒子就站起身，脫了外衣，捲起了袖子，這才動手切割。「爹，我把這條腿切給你，大轉變同小轉變，」又拿刀指着他，「還有這大塊胖子肉……莫利，盛點兒肉汁。」

他們講到畫報上的滑稽，講到新近的電影片，講到留聲機上的跳舞片，講到他們所娛樂的一切。過去的好歹特地避去了不講。他們都十分聰明，都說他們是懂得的。

這樣，祝就享有一個優美家庭了。他儘可以住在家裏，過着安閒的日子。孩子們都在電影裏看見過各色各樣的重圍，都願盡力求他快活。他們給他獨個人一間房子，一雙暖暖的拖鞋，一支黃桿假金邊的煙斗，一套法蘭絨的寢衣，剃刀片，以及男子舒適生活所需的一切。

可是那天夜裏祝過得極不舒服。晚飯吃多了於他不相宜，使得他一夜不能睡覺。匆遽的晨光亮進房裏來。他四下看了看。牆上掛着小照片。有尼亞嚶拉大瀑布的風景，黃石公園的風景，以及加利福尼亞大樹的風景。小小的灰色方塊點綴在牆上——祝所從未經驗的眼界。

起初時祝略覺有點不滿意，那是很自然的。孩子們曾說他們懂得，又說他須要略過些時才會真正覺得安適。

祝就着手使自己舒適起來。他試試那雙拖鞋，可是覺得太鬆，太軟不舒服。煙斗也很好看，雖然他並不真正喜歡吸煙。他把牆上的照片取下來，打進幾個釘子，以備掛他的外衣和寢衣。他很不信任那個壁櫥，爲的裏面很黑，怕有老鼠要在裏面跑。

他有一種消遣法，就是去收集舊畫框上及地室裏的舊鐵絲。他把鐵絲從酒瓶口裏塞進去，看着它在瓶裏做着種種奇怪樣子的彎曲蟠屈，彷彿他就是人的一一生在那裏歷過許多苦痛的痙攣——他覺得這樣的消遣很有趣。他把那酒瓶放在窗子前面露天的避火梯上。

及至祝發見了孩子們待他好是出於真心，他就真正感覺舒服起來。他拿了些薄板塞進牀席底下去。這就使床席牢固得多，他釘沒了壁櫥的門，把避火梯漆成黑色，說是他以前的顏色看起來像髒些。夜裏頭，他有好幾次心裏擔驚，怕有老鼠要跑過，怕他的牀太低。於是不久之後，他就從地室裏拿些舊木頭來將牀墊高了，墊的像船艙裏的上層鋪位一般。他當心着少吃東西，每頓都限制住一湯一熱飯。這樣，他覺得一天舒服似一天起來。如今要他擔心的只剩一件事情，就是那房間太大了。一個人住太大了。他的補救方法就是在房中心架起一根橫桿，掛下一條厚幕，將房間隔做兩半。同時窗口也就隔做了兩半。這才一切都像舒適了。

這時候，窗口上的酒瓶已經被鐵絲塞的緊緊，他把它帶到地室裏，在一隻灰盆上將它打碎。那重的鐵絲團從它的包容物裏面解放出來。瓶雖碎了，那一堆上繡的鐵絲依然保持着瓶的形狀。

他將它拿在手裏，反覆細玩了一回。這不是他做失敗了的一個實驗嗎？他當初的想像不以爲那剛韌有彈性的鐵絲一經解放之後，就要恢復它原來的狀態嗎？而如今不然。它只是一堆上鏽的爛鐵，同止咳藥粉一般的黃，瓶子一般的形狀。他如果有一張紙片，他就會將它粘在上面，並且標兩個字上——「自由！」

他把鐵絲團拿回房間裏，放在窗上原來的地位。他才爬上自己的牀。

外面下着雨，外面下着雪，這才太陽又唱着歌出來，晒乾了那些由石頭巧妙接筭而成的長長的砌道。從他的牀上，他可以看見小小一片天——遠遠一個光明的小孔。不時有一個人影從鄰家的屋頂上走過，使他想起高牆上那個手拿福槍對他嚷着『自由了感到怎樣？』的人來。從他的牀上，他能瞥見外邊的世界。那由吻和雪做成的真實世界。可是他同那偉大的外界之間有一重窗隔着，窗上放着那上鏽的糾成一起的鐵絲團——形狀像是一個瓶子。

米格兒

哈特原著

胡適譯

我們車上連駕車的共是八個人。最後這六里路太壞了，車子震動的厲害，把法官先生的博雅的談鋒打斷了，所以我們都沒有說話。法官先生身邊坐的那位高架子早睡着了，一隻手腕穿在車上的皮帶裏，腦袋枕着手腕，軟綿綿的一堆，活像上吊的人解下來太晚了的樣子。後面座位上那位法國女太太也睡着了，卻還是一派半知覺的規矩態度：手裏捏着一塊手絹，遮着半邊臉兒，那位金尼亞城的女太太——同她丈夫一塊兒旅行的——縮在那一大堆髮帶，面幕，皮圍領，肩衣的裏面，早已認不明白了。

車廂裏什麼聲息都沒有，只聽見車頂上的大雨和車輪戛戛的聲響。忽然車子停住了。我們約略聽見外面說話的聲音。分明是趕車的正在同路上的一個人說話，話雖聽不清楚，風雨裏括進來的「橋沖掉了，」『兩丈深的水，』『走不過，』還可以聽得出。

一會兒，話聽不清了，忽又聽見路上的人大聲說：『試試米格兒家罷。』

車行的時候，我們瞥見大雨裏一個騎馬的人衝雨而去，那就是指引我們的路的人。我們的車大概是指向米格兒家去。

米格兒是誰呢？在那兒呢？

我們一羣人自然都望着法官先生，可是法官先生雖然熟悉這一帶的情形，卻不記得這個名字。那位窪夏旅行家猜說米格兒大概是開旅館的。我們只知道前後都漲了大水，只有米格兒家是我們避雨之處。

車子在一條岔路上走了十分鐘，路窄幾乎容不下公共馬車，好容易到了一個人家門口，兩邊是石頭堆成八尺高的牆垣，中間是木板釘橫木的門，這分明是米格兒家了，又分明米格兒家不是開旅館的了。

趕車的余八跳下去推門，門卻鎖的很牢。余八喊道：

「米格兒！米格兒！」

沒有人答應。余八生氣了，又喊：

「米——格兒！你這米格兒！」

公共馬車上的轉運公司夥計也幫着喊道：

「呵，米格！米吉！」

米格兒總沒有回聲。法官先生把車窗打開了，伸出頭來，嘖嘖叨叨地問了許多話，余八不理他，只

回他道：

「要是我們不想坐在車廂過夜，大家還得高擡貴體，下來幫着把米格兒喊出來罷。」

於是我們都站起來，整聲喊着「米格兒」，又一個一個陸續喊着。喊聲剛完，我們車頂上的愛爾蘭朋友也喊道：「梅該兒！」我們聽了他的土腔，都忍不住大笑。

我們正在大笑，趕車的余八忽然喊道：

「呀！」

我們聽時，原來牆的那邊有人學我們的喊聲，把我們喊的『米格兒』，連那位愛爾蘭朋友的『梅該兒』都喊回來了。我們都很奇怪。

法官先生說：『異常可怪的返響。』

余八罵道：『異常可怪的混帳！』他接着喊道：『米格兒，出來罷。大大方方地做個人，米格兒，不要躲在暗地裏。』這時候余八已氣的直跳了。

牆那邊的回答仍舊是『米格兒』，『呵，米格兒！』

法官先生文皺皺地說：『我的好人，米格兒先生，請你想想，這樣淋漓的大雨裏，還有女太太們，你若閉門不納，豈非太沒有地主之誼了？真的，先生呵……』牆那邊一陣子『米格兒』，『米格兒』，打斷了法官先生的演說。

余八忍不住了。他在路邊拾起一塊大石頭，把板門搥倒，帶了轉運公司的夥計直走進去。我們都跟着進去。

裏面一個人也不見。天色漸黑下來了，一些矮薔薇的葉子上的雨水濺到我們身上。我們知道我們站的地方是一個花園，面前是一所長長的板屋。

法官先生問余八道：『你認得這位米格兒嗎？』

余八忿忿地說：『不認得，誰愛認得他！』余八覺得這個頑梗的米格兒膽敢這樣蔑視『殖邊公
共馬車司』的車夫，殊屬可惡之至。

法官先生想到搥倒不相識人家的門，覺得不妥，正要說：『可是，余八你……』

余八挖苦他道：『法官先生，您老人家最好還是請回到車廂裏坐下，等人家來正式介紹您罷？我可要撞進去了。』他推開了板屋的門，後面跟着轉運公司的夥計，走進去了。

我們都跟着擠進去。

裏面一間長長的房間，房的盡頭有個壁爐，柴火快滅了；這間大房裏只有這點點火光照着。牆上糊着怪樣的紙，閃閃的爐火光使牆紙的花樣更覺刺目。爐邊一隻有扶手的椅子上坐着一個人。

余八喊道：『喂，你就是米格兒嗎？』

那人不回話，身子也不動。余八氣忿忿地走上去，拿車上的手燈向他臉上一照。那人是一個男人，年紀像不大，臉上很有皺紋，顯出早衰的樣子；瞪着很大的眼睛，眼光裏露出那種絕無所爲的凝靜，極像我見過的貓頭鷹的眼光一樣。那雙大眼睛慢慢地從余八的臉上移到燈口上，瞪住那光亮的東西。

好像不認得那是什麼似的。

余八勉強忍氣，對他說：『米格兒，他耳朵聾了嗎？你總不會是啞巴罷？』他走上去扳住那人的肩頭，用力一搖。

我們只見余八一放手，那人分明癱下去了，身子縮小了一半，剩了一大堆臃腫的衣服。我們都跳了一跳。

余八倒沒了主意，口裏說：『糟啦，怎麼回事！』眼睛望着我們，退了下來。

法官先生走向前，我們幫他把那位沒有脊梁的怪物扶起來，恢復他原來的樣子。我們叫余八拿燈去探看外邊，因為這裏既有這個殘廢的人，附近總不會沒有看護的人。

我們圍攏在爐火邊。法官先生如今恢復了他的氣派了，——他站在我們面前，背向着壁爐，把我們當作一班想像中的陪審員，他開始訓話了：

『據我看來，我們這位朋友或者是已經到了莎士比亞所謂「葉枯而黃」的景況，或者是他的心理上同生理上害了早衰的病症。不論他是不是那米格兒……』

他說到這裏，又被一陣子『米格兒！』『呵，米格兒！』『米格來！』『米吉！』打斷了。這種喊聲簡

直同我們在牆外聽見的是一樣的。

我們彼此相望，都不免有點驚訝。法官先生覺得那聲音好像正從他的肩頭上發出來，他也嚇的連忙退位。但一會兒我們就發見那聲音的來源了，原來壁爐上方的架上站着一隻喜鵲。現在他完全靜默了，絕不像剛才那貪嘴的樣子。但我們路上聽見的喊聲一定也是他的學舌，和椅子上那位朋友毫不相干。

這時候，余八回到屋裏來了，外面人影也沒有一個，他不信喜鵲會開他的玩笑，所以他還覷着椅子上的，人滿懷着疑心。他尋得了一間空舍，把馬安放停當了，走進來時，一身淋的透濕，滿臉的不相信。他說：『這屋子周圍十里之內沒有一個人，只有他這個渾小子。他自己也知道。』

但我們多數的意見是不錯的。余八的氣話還沒有說完，我們就聽見門口有很快的脚步聲響，還夾着濕裙子拖在門階上的聲音。門開了，一個年輕女子走進來，——雪白的牙齒，晶瑩的眼睛，絕無拘束而又絕無狐疑的神氣，——她隨手關上門，喘着氣，靠在門上，開口說：

『哦，對不起，我是米格兒！』

原來這是米格兒，——這個晶瑩妙目，響亮喉嚨的少年女人，她的藍粗布的濕衣服遮不住她身

上的曲線美；從她頭頂上漆皮男雨帽罩着的栗色頭髮，到她脚下男式粗靴遮着的腳和踝骨，樣樣都是優美的風標；——這是米格兒。

她對我們笑，輕盈地，爽快地笑。喘息還不會定，一隻手叉着腰，全不管我們一隊人一時無話可答的窘狀，全不管余八這時候完全被征服了的醜態，——她侃侃地說：

『孩子們，你們經過大路的時候，我離這兒足足有兩里多路。我猜着你們也許到這兒來歇腳，所以我直跑回來，我知道家裏沒有人，只有吉梅，——那，——那，——我氣還喘不過來，——那可糟糕了。』

米格兒說到這裏，摘下那頂雨淋的漆皮帽子，一個回旋，灑了我們一陣雨點子，她伸手去摸頭髮，掉下了兩支髮針，她嫣然一笑，坐在余八的傍邊，兩隻手交叉在衣裾上。

法官先生第一個復原狀，他正要開口說一番大大的恭維的話。她只正色說道：『對不起，那一位給我拾起那支頭髮針。』五六隻手都伸下去，髮針檢起了，還給牠的美麗主人。

米格兒走過去，深深地看着那病人的臉。那病人的凝靜的眼睛也望着她，眼裏忽然露出一種我們不曾見過的神氣，就像生命和知識都掙扎着要回到那皺紋的臉上似的。米格兒又一笑，——一種

可以替代無限語言的一笑，——仍回過她的烏黑眼睛和雪白牙齒來對着我們。法官先生吞吞吐吐地說：「這位有病的先生是……」

米格兒說：「是吉梅。」

「是你的父親？」

「不是。」

「是你的哥哥？」

「不是。」

「是你的丈夫？」

米格兒向那兩位女客（我們男性對於米格兒的傾倒，她們兩位是不參加的）看了一眼，——很敏銳而微帶挑釁的一眼，——她正色說道：「不是，是吉梅。」

這時候，大家都覺得很窘，誰也不說話。那兩位女客彼此更移近了。那位窪夏丈夫把眼直瞪着爐火。那位高架子閉着眼睛，好像向肚子裏求救兵。

但是米格兒又笑了，她的笑是會傳染的，遂打破了大家的沉默。她說：「來罷，你們總都餓了。誰幫

我料理茶點去。」

她的助手可不少。不到一會兒，余八在那兒搬柴了；轉運公司的夥計在廳沿上磨咖啡了；我也得了切醃肉片的苦差使。法官先生往來巡閱，到每人跟前，總有他的話說。等到米格兒同她的兩個助手——法官先生和那位愛爾蘭朋友——把屋子裏所有的磁器陶器鋪好桌子，我們都很高興了，也不管窗子上的雨聲，也不管煙囪裏捲下來的冷風，也不管屋子那一頭兩位女太太唧唧噥噥的低語，也不管高架上那隻喜鵲的幾聲怪叫——大概是微婉地評論她們的談話。爐火興旺起來了；火光裏我們才看出牆上糊的都是有圖畫的報紙，在布置上頗顯出女性的嗜好和性情。屋裏的家具都是隨時用現成材料變成的；蠟燭箱和運貨箱，蒙上了鮮豔顏色的印花布或野獸皮，便都成了家具。吉梅坐的安樂椅便是一隻麵粉箱改造成的。屋子裏雖然樸素，卻清楚整潔，還帶一點畫意。

這一餐飯，在滋味上固然是大成功，在社交上尤是大勝利。這不能不歸功於米格兒領導談話的過人本領。她會問話，問時的態度非常坦白，使人不好隱藏遮飾。於是我們大談我們自己，談我們的志望，談我們路上的事，談天氣，——什麼都談，只不談我們的主人和女主人。

米格兒的談話是不文雅的，往往不免文法上的錯誤，有時她還用幾個發咒的字，平常是只許我

們男人用的。但她說話時，牙齒一露，眼光一閃，說完總帶一笑。——米格兒的特別一笑。——又坦白，又誠懇，自然使人心裏爽快。

吃飯的時候，我們忽然聽見一種聲音，像是一個笨重的身體在外面牆上磨擦的聲音；接着又聽見門上有爪爬和鼻嗅的聲響。我們都望着米格兒。她說：『這是家坤。你們願見見他嗎？』我們還沒有回話，她已開了門。原來是一隻半大的灰熊。（註一）他見了米格兒，便蹲在地上，身子挺直，兩隻前腳向下垂，做出討飯的樣子；他的眼睛直望着米格兒，顯出崇拜敬愛的神氣，活像我們的余八。

米格兒說：『這是我的看家狗。』她見那兩位女太太赫的直躲到房子的角上，又說道：『牠不喫人的，』她拍拍那熊說：『可不是好家坤，你不喫人，可不是。』她把家坤喂飽了，趕牠出去，把門關上。才對我們說：『你們的運氣可直不小；你們今晚到這兒來的時候，幸虧家坤不在這兒。』

法官先生問：『那時他往那兒去了？』

米格兒說：『牠跟着我咧。上帝保佑牠；牠每天晚上跟着我走，就好像牠是一個男人似的。』

我們半晌說不出話，只靜聽着門外的風聲。大概人人心裏都想着一幅圖畫：一個米格兒冒雨在樹林裏走，身邊跟着那可怕的同伴。法官先生引古詩裏的禹娜同她的獅子（註二）的故事來

贊美米格兒，但她聽了這種恭維的話，同她聽見別的讚語一樣，也只是淡淡地受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真不覺得我們對她的傾倒，——她總不會看不出余八對她那樣熱誠的崇拜罷！——但是她那種坦白的神情表示出一種絕對的男女平等，使我們一隊裏的幾個少年人實在感覺慚愧。

只有那兩位女太太對米格兒仍舊很冷淡，那隻熊的一回事也不會增添她們對米格兒的好感。晚餐吃完之後，余八搬進來的松樹枝，儘堆在爐子裏，總敵不住這兩位女客放出來的冷氣。米格兒也覺得了，她忽然說，『大家都該歇息了，』站起來引導兩位女客隔壁房裏去睡，她說，『你們幾位只好在這爐火邊將就過一夜罷，我這裏只有那一間房。』

我們男人向來是不喜探聽或議論人家私事的。然而我不能不承認，這一回的米格兒一走出去，剛關上門，我們立刻擠攏在一堆，有低聲談論的，有暗笑的，有冷笑的，大家紛紛猜度這位漂亮的女主人和她的怪同伴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甚至於有人走上去摸摸那風癱的吉梅，他坐在那兒就像一個沉默的石像，漠然不動地瞪着我們的紛紛議論。

我們正在亂烘烘地議論，忽然房門又開了，米格兒回到這房裏來。

她分明換了一個人了，全不像剛才那樣閃灼逼人的米格兒了。她的眼睛望着地下，手裏拿着一

條毯子，在門檻上躊躇不進，剛才我們最傾倒的那種豪爽的英氣好像全丟在房門外了。她慢慢走進房來，拋過一條矮凳子放在病人的椅子邊，坐在櫬上，把毯子披在背上。她說：『孩子們，要是你們不見怪，今兒太擠了，我就在這邊過夜罷。』她說時，拉過病人的手，放在她手裏，眼望着爐火。我們都覺得這不過是警告我們他們倆的親密關係，並且我們覺得剛才不該背地裏議論，所以我們都不好意思說什麼。

外面大雨打在屋頂上，有時一陣狂風從煙囪裏捲下來，使爐子裏的殘火忽然光亮。過了一會，風雨似平靜了一點，米格兒忽然抬起頭來，把頭髮拂在一邊肩上，回轉頭來問我們道：『你們當中有認得我的嗎？』

我們沒有人答應。她又說：『你們想想看。一八五三年我住在馬利鎮。鎮上人人認得我，人人可以隨便認得我。我那時開寶家酒店，直到六年前才和吉梅來這兒住。也許我的樣子變了一點了。』

因為大家都不認得她，她倒有點躊躇了。她仍回過頭去望着爐火。停了幾秒鐘，她才繼續說下去，這回說的更快了：

『我以爲你們總有人認得我的。沒人認得我，那倒也不相干。我要說的是這兒的吉梅……』

她說時，雙手執着吉梅的手——『吉梅那時認得我，在我身上花了許多錢。我算算他的錢大概全都花在我身上了。忽然有一天，六年前的冬天——吉梅來到我的房裏，坐在我的沙發椅上，就像你們現在看見他坐在那椅子上的樣子，一坐下就永遠不能動了。他癱成了一堆肉，自己全不知道怎麼一回事。醫生來了，都說他的病根深了，——因為吉梅平日過的是很野的生活，——醫不好了，並且潛不長了。醫生都勸我把他送到金山交給醫院，因為他已成了廢人，活着也不過是一個累人的孩子。我當時也許是爲了吉梅的眼睛像是對我說什麼話，也許是爲了我自己曾有過小孩子，——我只對他們說，「不。」那時候，我手頭有錢，因為人人都喜歡我。——上等人像你們這樣的，也都來看我，我把酒店賣了，買了這塊地方，因為我喜歡這地方不當大道，沒有行客往來。我把我這孩子帶來。』

女人自有她天生的機警和詩意，她一面說，一面慢慢地移動她的身子，讓那殘廢的吉梅留在她和我們的中間，她自己退到那病人的影子裏，好像她有意要讓這默默的殘影來解釋她的一番作爲。雖然一整不響，雖然臉上毫無表現，然而他可以替她說話；微弱的殘影，被神靈的雷震壓倒了的殘影，然而他還伸出一隻無形的臂來抱住她。

站在暗處，仍舊執着他的手，米格兒繼續說：

「我初來時，許久許久，還過不慣這兒的生活，因為我從前有的朋友，享受的是快樂。我尋不到女人來幫我，男人我不敢僱用。但我常常尋着附近的紅土人做點雜事，糧食等等又可以從北岔鎮上運來，吉梅和我也就居然勉強過得下去。薩克拉門杜的醫生有時候來這兒走一躺，他來時總要看看「米格兒的孩子」。他臨走時，往往對我說：「米格兒，你真是個好漢，——上帝保佑你！」我聽了心裏高興，便覺得不怎樣孤悽了。可是上一次醫生來，臨走出門時，他回頭對我說：「米格兒，你知道嗎？你的孩子快要長成一個大人了，並且可以光耀他的母親；可惜不在這個世界，米格兒，可惜不在這個世界！」我記得他走出去時，臉上很悽慘。以後——以後……」說到這裏，米格兒的聲音和她的頭都完全沉沒在那黑影子裏了。

停了一會，她又抬起頭來，說道：「這兒附近的人待我總算很好。起先北岔鎮上的男人常常來這兒鬼混，因為我總不理他們，他們也就不來了。鎮上的女人更好心了，——她們從不上這兒來。初來時我很覺得寂寞，後來我在那邊樹林裏拾着那隻小熊——家坤——那時牠還小咧，我教牠每天問我討飯吃；還有百俐，——那就是這喜鵲兒，——牠學會的把戲多着咧，晚上聽聽牠的說話倒也很熱鬧，

所以我倒不覺得這兒只有我一個人了。至於吉梅……」她又笑了，站到火光亮處來，「吉梅，孩子們，你們不要小看了我這孩子，他懂的事情多咧。有時候我給他捎些花回來，他直望着，好像全都認得。有時候，他坐在那裏，我把牆上糊的畫報讀給他聽。呵呵！這一冬天我把這一邊牆上的東西全讀給他聽了。他才愛讀書咧。」

法官先生問道：「你這樣忠心待他，爲什麼不嫁了他呢？」

米格兒說：「吉梅病到這樣子，我若乘他不能回絕我的時候同他結了婚，我覺得總有點對不住他。還有呢，我現在這樣服侍他，是我高興這樣做的；要是我們做了夫妻，就像我不得不這樣做了。」

法官先生說：「但是你還年輕，又有這樣美貌。」

米格兒正色說道：「夜深了，你們都該睡了。孩子們，晚安。」她把毯子往頭上一披，躺在吉梅的椅邊，她的頭枕着吉梅擱腳的小凳子，就不再說話了。

爐火漸漸淡下去，我們各人悄悄地尋自己的毯子；不到一會功夫，屋子裏聲息全無了，只有屋頂上滴滴的雨聲和睡着的人的鼾聲。

我做了一個噩夢，醒來時，快天明了。風雨已過去了，天上星出來了，團圓的明月從牆外松林頂上

直照到窗裏來。月光含着無限的慈祥，照着椅子上那孤寂的人。米格兒的頭髮（如古時那個絕美的故事（註三）上說的）浸洗着她心愛的人的脚，那似水的月光浸洗着她的頭。余八睡在他們倆和我們的中間，一隻臂膊斜撐着頭，眼睜地看守着他們。在這純潔的明月光裏，連那粗魯的余八身影都好像充滿着詩意了。

一會兒我又睡着了。醒來時太陽已出來，余八站在我面前，「大家起身」的喊聲還彷彿在我的耳朵裏。

桌上擺着咖啡等我們，可是米格兒早已走了。我們在屋子的四周尋她，馬都駕好了，我們還不肯就走，但她還不回來。分明她不願和我們正式告別，所以讓我們自由而來的仍舊自由而去。我們把兩位女太太扶上了馬車，回到屋裏，很肅靜地同那瘋癱的吉梅握手告別，每人握手後都很肅靜地扶他坐好。然後，我們對這間長長的房子望了最後的一眼，看了米格兒坐的那隻小橈子，方才一個一個上車坐下。鞭子一揮，我們走了。

我們剛走上了大路，余八的敏捷手腕忽然一拉，六匹馬齊齊跪下，車子一震，立刻停了。因為路邊一座小墩上站着米格兒，她的頭髮在風裏飄着，她的眼睛放着晶瑩的光，手裏揚着白手巾，她的雪白

牙齒裏送出一聲最後的『再會了。』我們都揚着帽子答謝。余八用猛勁打上一鞭，車向前進，我們都跌回各人的座上。好像他恐怕又入魔了。余

一直到北岔鎮，我們在路上沒有談一句話。車停在獨立旅館的門口。我們下了車，法官先生在前引導，我們跟着，走進酒排間，肅靜地站在櫃臺前。

法官先生恭恭敬敬地脫下他的白帽子，開口說道：『諸位先生。你們的杯子裏都有酒嗎？』
『都有了。』

『那麼，大家一齊，我們祝米格兒的康健，上帝降福與她！』

『也許上帝早已降福與她了。誰知道呢？』

此篇原題爲 *Migles*，是哈特最著名的小說的一篇。

附註

(註一) 灰熊 (*Grizzly bear*) 是北美洲西部的一種有力的大熊，故學名爲 *ursus horribilis*。意爲可怕的熊。

(註二) 馮娜 (*Una*) 的故事見于英國詩人史本叟 (*Spenser*) 的仙女王 (*The Fairy Queen*)。

(註三) 頭髮洗腳的故事，似是指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節婦女「眼淚溼了耶穌的腳，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的故事。

長方箱

愛倫坡原著 吾廬譯

幾年前，我在一隻漂亮的小郵船「獨立號」上買了票，從南卡羅林那的卻而司頓到紐約城，船主是哈代。天氣好的話，我們預備在那月「六月」十五號開船。十四那一天，我上船去看看艙位。

我一打聽，知道有很多的客人，女客特別的多。在乘客單上有幾個我認識的人，其間我看見華忒君的名字，覺得很高興的。他是一個年輕的藝術家，與我友誼很厚。在C大學同學時，我們相處多年。他有藝術家的通常氣稟，憤世善感熱心的混雜。在這些性質上，他又加之以異乎常人的溫厚和真誠。

我看見三間艙門上都是他的名片；再去查乘客單，有他本人，太太，他的兩個妹妹。論房艙開間不

小，每艙上下兩舖。這些舖位固然很窄，不能容一個人以上；我依舊不能了解爲什麼四個人要三間房艙。那時我正有那麼一種沾滯的心情，特別喜歡考究細節；我很慚愧，對於房艙太多這件事會起了種種不大正當無理由的推測。當然，這關我什麼事呢，但我還是固執地要用全力去解決這個悶葫蘆。後來得到一個結論。我想，『自然，這是一個用人早一點不會想着這麼明白的解決，我多笨！』於是又去看乘客單，但是我分明看見他們這一行並沒有預備帶用人來；雖然，原來是要帶一個的，因爲“and servant”。這兩個字是寫上而又劃掉的。『喔，一定是額外的行李。』我對自己說：『有些東西不願意擱在貨艙裏，要在他自己的眼前守着。』啊，有了，一幅畫之類罷，大概這就是他最近和意大利猶太人尼可林諾講價的東西。』這一說我很滿意，把好奇心暫時撇下了。

華忒的兩個妹妹跟我很熟，她們都是極可愛而聰明的姑娘。他的太太是新娶的，我還沒有看見過呢。可是他常常在我面前，用他平素的熱烈的情調講到她。說她有過人的美麗，敏慧與才能。所以我急於要想見見。

在我看船的那一天（十四）船主告訴我，華忒他們也要來的，於是在船上又多等了一點鐘，希望可以介紹見他的新人。但是不久有話來道歉。『華夫人有點不舒服，直要等明早開船的時候才

能來。」

到了明天，我從旅館向碼頭上去，哈代船主迎着我說：『因故。』（一個很笨而又便當的說法）他想一兩天內獨立號大概不會得開，一切都弄好了，他送信上來通知我。我覺得有點奇怪，那天有正好的南風；但是緣故既不說，雖然空盤問了一陣，沒有法子只得回去，而在閒暇中咀嚼我的不耐煩。差不多有一個禮拜沒有接到船主那兒的預期的信息。可是，到底來了，我立刻就上船。船上擠滿了乘客，一切都在忙着預備開行。華忒他們來在我到後的十分鐘，兩個妹妹新夫人和他自己——他似乎又在發作那憤世嫉俗的癖性，我卻看慣了，並不去特別理會他。他竟不介紹我給他的太太，這儀節只好輪到他妹妹瑪琳，一個很甜甘聰明的姑娘，她用匆匆數言使我們相識。

華忒夫人嚴嚴的蒙着臉；當她回答我的鞠躬取去面幕時，我敢說我深深地吃了一驚。假如沒有長期的經驗告訴我不要過於相信華忒對於女人的贊美，那麼許還要詫異得多。談到美麗，我很知道他是容易冲舉到純粹的理想中去的。

事實是我不能不把華夫人看作一個姿色很平庸的女人。即使不算真醜，我想她醜也不很遠。她可是穿着得很秀氣，無疑她是用靈和智的美把我友的心給迷住了。她寥寥數語後，就同了華君到

房艙裏去。

我以前的好奇心可又回來了。用人是沒有的。那毫無問題。於是我就去找額外的行李。耽擱一忽兒，一輛板車載着一隻長方的松木箱子來到碼頭，好像這就是期待中的一切。牠一到，咱們馬上開船，不久就平安出口向海中去。

所說的箱子，是長方形。牠大約是六尺長，二尺半寬；曾注意地考查過，我向來是仔細的。這形式是特別呢；一看到牠，就自信我猜得很準。我曾經得到結論，總還記得罷，我友藝術家的額外行李，一定是些畫兒，或者至少是一件；因為我曉得在那以前幾個禮拜中他和尼可林諾磋商過；而現在這兒是一個箱子，從牠的形象看起來，大概沒有別的東西，只是一件利奧那度最後晚餐的副本；這個副本是佛羅林司的小羅比尼臨的，我早就曉得在尼可林諾的手裏。這一點我以爲完全解決了。我想到我的聰敏，不禁吃吃失笑。這還是初次，發覺華忒背着我弄他藝術的頑意兒；但是這兒他公然要暗佔便宜，在我眼鼻之下偷運一件名畫到紐約去；打算使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決意要好好的嘲諷他一下，總有這麼一天。

可是，有一件，使我爲難得不小。這箱子並不到那額外的艙裏去。把牠放在華忒自己屋裏；就此也

沒有移動，差不多把全艙面多佔滿了，無疑這對於他們夫婦是怪不舒服的；尤其是用柏油和漆寫的灣灣曲曲的大字母，發出一種強烈而不好聞的，依我的幻覺，有點使人作嘔的氣味。箱蓋上漆着這些字：『考尼劉司華忒老爺轉交紐約省阿爾拜奶城阿地來特客替司太太收。此面向上。小心莫碰。』

我早知道阿爾拜奶城客替司太太是華夫人的母親，可是現在我把這人名和地址，都看作特意爲瞞我而設的。我便斷定這箱子和裏面所裝的，決不會帶到紐約差般司街我友的畫室再往北一點兒。

雖然頭三四天是逆風，我們卻有很好的天氣，當海岸看不見時，風已轉爲北向。因此乘客們意興很好，都願意彼此聯歡。以華忒和他姊妹舉止這樣的峭厲，不客氣我一定得把他們除外。華忒的行動我倒不大理會。他原比平常更加沉悶了，實在是憂鬱；但他這樣乖僻，我早已抵椿好的。可是那姊妹倆呢，我卻不能爲她們說辭。在大半的旅程中，她們老把自己關在房艙裏，雖我屢次去懇求，依然絕對拒絕和同船的任何人來往。

華夫人可好得多多。這就是說，她是愛說話的。愛說話對於海行卻非小補。她和一大半的女太太都十分托熟；而且我深以爲異，她流露出不含糊的傾向，衝着男人們賣俏。她很能娛悅我們大伙兒。我

說『娛悅』其實也不大知道怎樣說明我自己才好。不久我就找着這個真相，華忒夫人是招笑的時候多，大家同她笑的時候少。男人們不大講到她；太太們呢，不久就說她『好心田，相貌平常，完全沒受過教育，很俗氣。』最可怪的是，華忒怎麼會陷到這種配偶裏去呢。錢是普通的解釋，但是我知道這一點不成爲解釋；因爲華忒告訴過我，她既不會帶來一塊錢；也別無任何來源的希望。他說，他結婚『爲着愛，且只爲着愛；』而他的新娘遠不止值得他的愛。當我在友的身上想起這種說法，我覺得莫名其妙起來。他怎麼會迷胡了呢？以外我又能想什麼？他，這樣一個精緻的，聰明的，眼力很高的人，對於錯誤有這樣靈活的感觉，對於美好有這樣敏銳的欣賞的。確這位太太好像非常喜歡他，特別是背着他的時候，常常要說那『可愛的丈夫華先生，』使人不由得要笑。『丈夫』這兩個字好像永遠——永遠掛在嘴邊上。同時呢，船上人都看出來了，他在機伶地躲避她，而把自己老關在艙裏，實際上可以說完全全住在裏面，讓他妻子充分自由，隨心所好，在大餐間裏和衆人一塊兒樂。

從所見所聞，我的結論是，這藝術家因運命中某種不可知的突變，或者一陣激烈的幻覺的熱情之發作，遂將自己與一完全在他之下的人去結合，而這自然的結果，完全而迅速的憎惡，跟手就來了。我從心眼裏可憐他，但還不能因此就十分原宥他把『最後晚餐』祕不見告這件事。爲此我決意要

報復一下。

有一天他到甲板上來，我依平日的習慣挽着他，來來回回的走着，可是他的憂鬱（我想在這種境遇之下，這是很自然的，）好像一點也沒減少。他說話很少，有點嫌煩，而且很勉強。我冒昧說了一兩句頑笑，他很痛苦地掙扎着笑了笑。可憐的傢伙，一想起他的太太，我很奇怪他居然還有心腸裝出快樂的樣子。我終於冒冒險去觸着他的祕密。我決意要開始說一串關於這長方箱子的嘲諷，好讓他漸漸明白我並非完全是個傻瓜，被他那種小巧的手法所愚弄的。我第一步的辦法是揭穿他。我只說到一點那箱子形狀的特別；說這話時故意作笑，眨眨眼，輕輕地用中指在他肋骨上碰了一下。

華忒聽了這種沒要緊的頑笑，他這樣子使我相信他是瘋了，起初他直瞰我，彷彿不懂我的俏皮話；後來好像漸漸地在理會，他眼睛也隨着要從眶裏突了出來似的。臉漲得很紅，又轉為可怕的慘白，又彷彿我這嘲諷使他快活得不了，他忽高聲狂笑，正驚詫中，他卻笑得不止，勁兒愈來愈大，足足笑了十多分鐘。臨了他沉重地摔倒在甲板上。當我去扶他時，完全像死了。

我趕緊去叫人，費了無數手脚，我們才把他弄醒，醒時他又說了一陣胡話。後來我們給他放血。安置在牀上。次早，從體力方面看，他可以算是復原了。自然關於精神方面，我姑且不說。以後在船上，我因

船主的勸告，老是避着他，船主好像也跟我同意，說他有神經病，但是警告我不要把這事對船上的任何人說。

在華忒發病之後，跟着又有些情形增高我原有的好奇心。我且說這個，我那兩天神經不寧，又喝多了釀的綠茶，晚上睡不好。——有兩夜我壓根兒不能說睡。我的艙門通大菜間，正和船上別的單間一樣；華忒的三個房間在後艙，後艙與大菜間以一輕巧的拉門隔之，就是夜裏也不上鎖。風老是刮，而又很硬，船顛向下風側着。只要船的右舷一在下風，兩艙之間的拉門就此滑開了，也沒有誰肯費事拉起來，把牠關上。我的牀位可巧是這麼一個位置，只要我的艙門一開，（我因為怕熱，老敞着門。）而所說的拉門也開了，那我就能很清楚地直看到後艙，正當華君的幾個房艙這一部分。那兩夜（不是連接的）我清醒地躺着，分明看見華夫人每夜大約十一點鐘，小心地從華君的艙裏偷出走進那額外的一間，就此待到天亮，等華君來叫她方才回去。這分明在實際上他們是分開住的。他們各有臥室，大概是準備永久的離婚；因此我想，這就是額外房艙的祕密了。

另有一種情形，使我很感興趣。在那不會睡的兩晚上，當華夫人走進那間空屋，華君那兒就有一種奇怪的，仔細的，做忌的響動，引起我注意。用心聽了一忽兒之後，我終於能夠完全譯出這個意味來。

這是一種聲音，是他用鈍鑿之類去撬開那長方箱。 鈍子的頭上，用毛織物或棉料所密裹的。（註）

做忌原文是 *sounded*

細聽中，我幻想我能分辨什麼時候把箱蓋打開，也能決定什麼把牠完全移去什麼時候，把牠放在下舖上面；譬如他要輕輕地放下箱蓋時，（艙面上再沒有餘地）在牀位的木框上微微地一碰，我就知道了。此後就死一般地寂，這兩晚上直到天將破曉，我都不會聽見別的；或者，除非我可以說有一點，低低的鳴咽或者咕啣的聲音，簡直低得聽不大見，假如這些聲音不出於我的想像。我雖說這有點兒像鳴咽和嘆息，但是自然，二者都不會是的。我寧以為我自己的耳朵響。無疑，華忒又在姿賞他的心愛物，狂過他藝術家的癡。他打開長方箱，以其中圖畫的珍奇來飽他的眼福。這兒反正沒有什麼可以嗚咽的。所以我敢申說，這一定是我自己的幻想。被好哈代船主的綠茶激發了在那邊作怪。天將破曉時，我清晰地聽見華君又把箱蓋放在長方箱上，用裹着的鈍子把一些釘子頂入原洞。這個做好了，他就穿得齊齊整整從艙裏出來，到那房艙去叫華夫人。

再在海中七天，現已輕過海脫拉角，其時從西南面來了一陣激烈的風暴。我們已有幾分料得，好幾次露出險狀。高高下下，一切都已弄得緊密，風力漸大，我們只得搶風而進，把前

帆後帆都雙重縮起。

在這般裝束中，我們安安穩穩地走了四十八點鐘，從許多方面都顯出這是一隻極好的海船，偶然滲進點水也沒甚關係。可是，這一陣過後，又轉爲颶風，後帆於是一條一條地碎裂下來，我們陷於浪谷之間，幾個大浪一個緊接着一個打上船來。這麼一下子，我們有三個人落水，并損壞了廚房及左舷上整個兒的船板。當前帆破裂時，我們恰巧清醒過來，就扯上備風的三角帆，頗能對付了幾點鐘，船破浪而去，倒比以前加堅穩。

大風還在刮着，我們也看不見有減退的信號。船上的繩索漸漸的離了位，而又纏得過度；風起後的第三日，下午五時光景，我們的尾桅被風刮歪了，倒在船邊上。因爲船搖晃得很利害，我們費了一點多鐘要去掉牠，還是不成；其時木匠到船梢來報告底艙有了四尺水，在這「二難」之外，我們發見排水筒已都不靈，差不多是沒用了。

一切在混亂與絕望中，但是還要努力，去拋卻所有的貨物，割斷兩根猶在的桅樁，以圖減輕船重。這個我們終於成功了，只是把那些唧筒毫無辦法；同時呢，滲漏迫着我們，愈來愈快。

日落時，大風的狂暴頓減，海波也隨着平下去，我們還有一些微弱的希望，用小艇來救自己。晚八

點，風吹雲散，我們借得圓月的光，一點佳兆，振起我們沈淪中的精魂。

費了無窮的力，我們總算成功，把長舢板放下去，也沒有什麼磕碰，水手全體和大部分的乘客都擠在這裏面。這一組馬上就划開了。吃了許多苦，在遭難的第三天，才安抵惡克拉可克灣。

留着的十四位乘客以及船主，決計託命於船尾的小舢板。我們雖輕輕容易把牠放下，而觸着水面時，僥天之倖才算沒有沉。這兒共計船主夫婦，華忒一家子，一個墨西哥的官和他夫人四個小孩，我和隨帶的一黑奴。

自然我們沒有餘地帶別的東西。除了少許絕對必須的用具，一點糧食，身上穿的幾件衣服。誰都想想也沒想再去搶出別的東西。最可詫的是，已划出距大船數『法丞』之後，華君在船尾座中立起冷地要求哈代船主把船放回。去取他的長方箱子。（註二）一法丞六英尺。

『坐下罷，華先生，』船主回答，有一點嚴厲；『假如你不靜靜地坐着，你要把我們全翻下去了。我們的船沿差不多在水裏了。』

『那箱子！』華先生還是站着嚷，『我說，那箱子！哈代船主，你不能，你不要拒絕我。牠的重量不過一點兒，不算什麼——簡直不算什麼。看你生身母親的面上——爲着上天的仁慈——你將來總要

也到天上去的，我求求你把船放回取那箱子！」

這船主好像一霎間爲這藝術家的誠懇的央告所感動，但立時恢復他嚴厲的冷靜，只說：「華先生，你瘋了。我不能依你。我說，你坐下，否則你要把這船弄翻了。站住！拉住他，捉住他。他要跳水——看——下去了！」

船主說話的當兒，華君已從小船裏跳出我們還在破船的「風蔭」(log)下，他以超人的努力居然一把抓住由船首鐵鏈下垂的長繩。轉瞬他已上了船，狂熱地向艙房裏衝去。

於時我們被風掃過船尾。早離開了她的蔭護，其狂瀾猶激的大海裏掙扎性命。我們以決然的努力搖回去，但這小舟在風暴的呼吸間輕如片羽。我們一眼瞧到這薄命藝人的結局被判決了。

我們距破船愈遠。那瘋子（我們只能如此稱他）在船長室外的胡梯上出現，仗着其大無比的力量，他親自把那長方箱往上拖。當我們極端詫異地注視着，他把二寸來粗的繩索，急急忙忙先在箱子上，後在自己身上繞了幾周。又一轉瞬連人帶箱皆入於海，立刻，也是永久的不見了。

我們愀然住槳，片晌留連，呆覷着那一答。終於引去了。默然不語有一小時，到後來我大着膽說。

「船主，你看見沒有，他們沉得多們快呀？那不是一樁非常奇怪的事嗎？我敢說，當我見他把網自

已在箱子上，往海裏跳的時候，還有一線的希望，望他得救呢。」

「沉是一定的道理，並且還快得像飛箭一般。可是，他們一忽兒還會起來呢——除非等鹽化了。」船主答。

「鹽！我嘆。」

「別則聲！」船主點點那死者的妻和妹妹。『在較適當的時候，咱們再談這些事罷。』

我們吃了不少的苦，死裏逃生；總算運氣幫忙，和在長舢板上的同伴一樣。經過四天非常的艱辛，我們終於在羅諾克島的對岸登陸，簡直不大像個活人。我們留在那兒一星期，也沒有吃人家什麼虧。後來又得一船位往紐約。

大約在獨立號失事一個月以後，我偶然在寬街碰見哈代船主。我們自然而然講到這次的遭難，特別關於可憐華忒的不幸。我方才知道以下各點。

那藝術家爲他本人，他太太兩個妹妹一個用人定了船位，他夫人的確是，照他所表白的，一個最可愛，最能幹的女人。在七月十四早晨，（就是我頭一次看船之日）她一病而亡，那年少的丈夫悲哀

得發狂，但是環境絕對不許他遲延紐約之行。這是必須把他愛妻的屍骸帶給她母親，另一面呢，一般的成見不讓他公然這麼辦，是很明白的。假如船上帶上個死人，十分之九的乘客都要退票。

在這進退兩難之中，哈代船主想了個主意，把屍首先約略用香料製過，放在一隻尺寸相宜的箱子裏，盛着多量的鹽，當作商品往船上搬。她的死既然一點也不說起，而大家又都知道華忒君爲他太太定了船位，那就必須要有個人在一路上裝扮她。她的一個使女，容易地被說服來幹這個。那額外的房艙，在她生時原是爲這個姑娘預備的，現在也就留着。這位假太太自然每晚來睡在這屋裏。在白天，她盡她的能耐，照她主婦的身分去做一切。在船上已仔細查過，那些乘客們沒有一個認識華夫人的。我自己的過失，不用說，是由於太魯莽，太愛管閒事，太由性的脾氣。但是此後晚上好好兒睡，簡直是少見的。有這麼一張臉，無論我怎麼轉側，總是纏着我。有這麼一種『歇斯替里亞』的笑老在耳朵

裏響。

聖水

霍桑原著 伍光建譯

亥特格老先生是個醫生，是個異人，有一次他請了四位老年朋友到他的書房。這四個老人有三個都是白頭髮，鬍子的老頭子。一位叫作米特邦；一位叫作克力古，是個陸軍大佐；一位叫格士柯；第四位是個老寡婦，叫維雪理。這四位客人都是龍鐘潦倒離死不遠的人。米特邦少年的時候是個富人，因為投機，不幸把錢都丟光了；現在比叫化子好得有限。克力古大佐從前最喜歡尋樂，把光陰財產身體都糟躓完了；這時候周身都是病，無時不病。格士柯是一位破產的政客，名譽最不好，現在他什麼名聲都沒有了，因為無人理他。那位老寡婦有人傳說她少年的時候是一位極豔麗的女子，其後因為謠

言播傳得很不堪，人家對待她都有了戒見，有好些年她不敢露面。還有一層：前好些年那三位老頭還是少年的時候，都看上這位維雪理，都戀愛過她。有一次他們三個人爲這個女子，幾乎要動刀。有人還說這位亥特格老先生同這四位老客人，因爲很不得意，都多少犯了些神經病。

且說亥特格把他們四位請了來，一面讓坐一面說道：『我的老朋友們！我在我的書房試驗一樣東西消遣特爲請衆位來幫我的忙。』

許多人傳說，這位亥老先生的書房是一個極怪異的地方，是一間古老房子；地上堆滿塵土，房上四圍都是蜘蛛網。靠着四面牆擺了幾架書櫥，櫥下的一層一排一排擺的都是大本書，上層擺的都是小本的書。擺在中間的書櫥頂上是一個醫學祖師的銅像。老先生若是遇見有什麼疑難雜症，就要請教祖師的。屋子裏最黑暗的屋角，擺了一架很高的古老木櫥，櫥門略爲打開一點，櫥裏放的是一副骷髏是無疑的了，兩個書櫥之間，掛了一面大鏡子。有許多人說，這面鏡子是極異的，最怪異的是所有老先生醫死的人都到了這面鏡子裏，只要亥老先生看看鏡子，這些死鬼就瞪眼看他。鏡子對過掛的是一幅全身的少年女子畫像，穿的是極華履衣服；不過年代久了，畫像的臉同衣服的颜色都剝落了，五十年前，亥先生戀愛這個女子，正要同她行結婚禮，不料這位少年女子得了一點很輕的病，吃了亥先

生一服藥，不幸死了。死的那一天，就是他們訂期行結婚禮的早一天。這些怪異的事物都不算什麼；還有最怪異的是屋裏一本極大極厚的書，是用黑皮裝的，用銀打的活扣，書面書背都沒有字，不曉得這本書叫什麼名字。但是許多人都曉得是一本講邪術的書。據說有一次女僕走來打掃書房，不曉得裏這本書的利害，把這本書舉起來彈了塵土，忽然櫥裏骷髏就自動起來，動得很有聲響；同時那幅畫像，那位少年女子，一隻腳踏在地上；同時又有好幾個死鬼臉在鏡子裏出現，櫥頂上的老祖師搖頭說道：『不許動。』這就是亥老先生的書房。

這一天正是夏天的午後，屋子中間擺了一張黑木小圓桌子，桌上放了一個極細巧的玻璃瓶，日光斜射在瓶上，返照在這四位老客人的死灰色臉。每位客人的面前放了一隻玻璃杯，是喝香賓酒的。亥老先生對客人說道：『請你們幫我忙試驗一件極怪異的事。』

亥老先生是個特別古怪的老頭子，人家傳說他的古怪故事多到了不得。有好幾段故事就是作者說的。作者自問是個說實話的，讀者讀了這段故事萬一不肯相信的話，作者很願意擔負造謠言的惡名。

四位客人聽見他要試驗，以為不過是在抽氣筒裏悶死一條小老鼠，或是用顯微鏡看蛛絲等等

把戲。這是他常時作給屋裏的人看的。誰知他走過去把那本黑皮大厚的邪術書搬過來，打開活扣，翻了好些頁，拿出一朵玫瑰花來；這朵花是夾在書裏不知多少年的了。花朵同葉子不獨變了色，並且乾枯了；用手一搓是要粉碎的了。

亥老先生歎一口氣說道：「這朵枯萎將要成灰的花是五十五年前從樹上摘下來的；原是華德小姐給我的，牆上掛的就是這位小姐的像；我原打算行結婚禮那一天戴的。我把這朵花藏在這本大書裏五十五年了。你們能相信嗎？我可以把這朵花變還原形，同五十五年前初摘下來的時候一樣。」那位老寡婦搖搖頭說道：「胡說！你還不如說你可以把老婆子的雞皮繡面皮變還少年的那樣光鮮潤滑。」

亥老先生說道：「請你看！」他於是把圓桌中間擺的玻璃瓶打開，把那朵枯花放在瓶內所裝的聖水裏頭。起初這朵花浮在水面，一點水好像都不沾。不久卻很古怪的變過來，花瓣有點變動，顏色變了深紫，那幾塊葉子也變了青綠；這就是五十五年前華德小姐送給他的一朵玫瑰花，異常之鮮豔。

他的朋友們齊聲說道：「這是很好看的變把戲。」他們的話是隨便說說的，因為他們看見變把戲比這個變得還要奇巧驚人。他們又問道：「這是怎麼變的？」

亥老先生問道：「你們可曾聽人說過一個返老還童的聖泉麼？二三百年前有一個西班牙人曾經去尋過這個聖泉。」

那老寡婦問道：「那個西班牙人可曾找着？」

亥老先生答道：「他並未找着，因為他不曉得在什麼地方找。有人告訴我是在北美洲南部某處某湖旁邊。這個聖泉的來源有好幾株極大的辛夷樹蔽遮住，因為有聖泉培養，故此幾百年還是長春不老的，我有一個好朋友曉得我好奇，送我這一瓶聖水。」

大佐克力古絕不信老先生的話，清了嗓子問道：「這聖水對於人的肉體有什麼效果呢？」

亥老先生答道：「我的好大佐！你可以親身試驗，你們諸位都可以試的；吃口聖水，使你們都可以返老還童。我自己因為受了一生苦惱才熬到老，我不願意再變作少年了。你們若是許我的話，我作一個旁觀人，看你們試驗這聖水的功效。」

他一面說一面把聖水倒了四杯。水裏大約是含了一種氣，在杯子裏頭冒小氣泡。那四個老年人聞見香，曉得吃了是舒服的，卻並不相信有什麼返老還童的功能，很想立刻就吃下肚子裏。亥老先生卻請他們且等一等。說道：「你們都是有了年紀的人，是很有過閱歷的了，你們曉得的一旦如再變作

少年就有許多危險的事在眼前。你們何妨當未飲聖水之先，各人心裏先定一個作人的規則，好替同時的後生小子作個模範。」

那四位老朋友不答他，只付之一笑。他們都是嘗過世味的人，很曉得一失足成千古恨，卻還是不肯改，依然還要再陷覆轍。

亥老先生對他們點點頭說道：『請你們飲聖水，我卻是很高興，挑選了四個極好的模範供我試驗。』

他們四個人手抖抖的舉杯喝聖水。這四個人都是尸居餘氣，精力消磨淨盡的人。亥老先生果然挑得不錯。

他們喝完聖水，把杯放在桌上。卻也奇怪，果然他們飲了水之後，立刻就精神煥發起來，很像是飲了好酒一樣，臉上立刻寬舒得多，兩眼都很有神采。四個人你看我，我看你，果然臉上的縐紋也不見了。那個寡婦先把帽子弄正了，因為她先覺得自己少年起來。

同時四個人都喊道：『再給聖水我們吃！我們年紀是變青些了，但是我們還是老。快來快給我們吃！』

亥老先生坐在旁邊很安靜的看，說道：『耐煩些，耐煩些，你們經過了許多時候才能長到老，現在只要經過半點鐘工夫就變作少年，你們還不能耐煩的等麼？好在聖水是現成的。』

於是再把聖水倒給他們吃；瓶裏的水足夠把半城的老頭子都變作少年。那四個杯裏的水還冒泡，他們四個人立刻都喝完了。這瓶的聖水真是神妙莫測，一到喉嚨，他們立刻就覺得同從前大兩樣，兩眼立刻有神有光，頭髮已變黑了。那三個男人此時變作中年的人，那女人更變作少嫩得多，還不及

那位大佐這時候兩眼只瞪那寡婦，說道：『我的寶貝！你的面貌真能迷人。』

這位美貌寡婦記得從前的事，曉得這位大佐向來好恭維人，所說的話不是十分可靠的。不敢自信；立刻跑去照鏡子，惟恐她自己的臉還是滿臉的雞皮縐紋。當下那三位男人的舉動是如醉如狂的。格士柯的心裏想的都是政客的生計，他想的是從前的國事，抑或是現在的，抑或是將來的；我們卻說不出來；不過只聽見他滿嘴說的都是什麼愛國，什麼國家的榮耀，什麼國民的權利；有的低聲說，好像是討論什麼秘密事，不可以令人曉得的；有的說得很客氣很恭敬的話，好像是對君主說的。那位大佐此時高唱酒後的歌，一面唱，一面敲酒杯。兩隻眼釘在寡婦臉上，坐在她對過。米特邦嘴裏說的都是銀

錢的事，作什麼事可以發多少財。還說出一個極妙的發財計劃，要設法捕捉許多大鯨魚，把大鯨魚都教練成熟，同教馬一樣。要用大鯨魚從北冰洋拉大冰塊拉到印度洋，給供印度人消暑。

那位寡婦照着鏡子，不停的哈腰說話。看見鏡中的少年美女是恭維極愛到了不得；隨即把臉緊湊鏡子要細看看臉上還有縐皮沒有；又要看看滿頭的白髮變什麼樣，是否可以不必戴老寡婦的古老帽子。她一細看之後，歡樂極了，一步一跳的跳回來坐下。對亥老先生說道：『我的寶貝醫生！請你再給我一杯聖水喝！』

亥老先生是怎麼說怎麼好的，答道：『有的是聖水，我已經又替你們倒滿了。』

他們一看果然是又倒滿了。這時候看見杯裏的水又清又亮，有金剛鑽那樣可愛。剛好快到日落時候，瓶裏的水杯裏的水都同時發光，照見老先生的面貌是個極可敬的年高老人。他們一面喝第三杯聖水，一面看見老頭子滿都是詭秘不可測度的神色。

不到一會子工夫，他們覺得渾身氣血流通，都變作少年；所有從前的憂慮愁苦病痛，一切都消滅了；好像作了一場大夢初醒過來的，重新變作另一種人，在另外的一個新世界。

於是齊聲喊道：『我們都是少年！我們都是少年！』

少年人自然是有少年人的思想舉動，最奇怪的是他們姍笑老頭子的衣服，老年人的舉動。裝作老年人的模樣取樂。一個故意的裝出兩腿無力，在那裏學老人走路；一個裝作老人雙目不明，戴上眼鏡看書；一個坐在交椅上學作亥老先生的古老樣子。那位美貌少年寡婦（她這時候年紀變作很青，恐怕是還未出嫁不好稱寡婦的。）一跳一跳的跳到老先生身邊，說道：『老先生！老寶貝！請你站起來同我跳舞。』

於是四個同時大笑，要看老先生跳舞。

老先生很淡漠的說道：『我又老又患風溼病，行動都不便利；我的跳舞時代是過了，請你饒了我吧！你們三位都可以同這位美貌少年女子跳舞。』

大佐對寡婦喊道：『請你同我跳。』

格士柯喊道：『不能，不能，我要同她跳！』

米特邦說道：『五十年前她答應過嫁我。』

三個男人都圍住寡婦，都要同她跳舞。一個捉住寡婦兩隻手，一個抱住她的腰，一個把手藏在她的頭髮裏。寡婦此時臉紅喘氣，又罵，又笑，又要掙扎，卻掙扎不脫。三個少年男子爭一個少年美女，情景

的確是非常之好看。最奇怪的是那面鏡子照出是三個老頭子爭同一個老婆子跳舞，看見了更令人發笑。

但是這時候那四個人的確都是少年，一看他們的蓬蓬勃勃的情慾，就曉得他們是少年。

那個少年寡婦一味的賣弄風情，耍手段，既不擺脫，又不說同他們跳。他們於是彼此互相仇視，各人要顯出各人的本事來；一面用一隻手仍然抓住美女，一隻手就對勁敵打過來。四個人鬧成一團，推過來推過去，把小圓桌推翻了，把裝聖水的玻璃瓶打得粉碎，聖水倒在地下，滿地發光。此時是夏末初秋，有一隻飛不動等死的蝴蝶躲在地下，沾了一滴聖水，立刻就飛起來，飛來飛去，飛了好幾轉，落在老先生頭上。

老先生說道：『你們三位來吧！維雪理太太來吧！你們鬧得太不成樣子了，我不能讓你們再鬧了！』

他們四個人聽了，立住不動，渾身打戰，好像是老態慢慢的回頭了。他們看看老頭子；老頭子在地，下把玫瑰花檢起來對他們動動手，他們四個人才坐下，因為他們雖仍是少年，氣力用得過多，都覺得疲乏了。

亥老先生舉起那朵玫瑰花說道：『我的可憐的小姐給我的玫瑰花又起首萎了！』
果然是的，當那四個人看這朵花的時候，這朵花就萎了同從前夾在書本子的時候一樣。他把花一抖把水點子掉丟了，把花送到唇邊接吻。說道：『我愛這朵枯花同他鮮豔未枯時一樣。』話才說完，頭髮上那隻蝴蝶跌下來，跌在地上。

那四個人又發抖，很覺得通身發冷。他們面面相覷，好像是符水失靈，他們臉上的縐紋又發現了。難道他們剛才不過受了迷術麼？何以從前幾十年的不知不覺的變遷，不過頃刻之間又變過來了麼？何以從前變得那樣慢，這時候變得這樣快？難道是他們又變作老年人了麼？

他們很愁苦的喊道：『這頃刻之間我們又變老了麼？』

他們果然是又變老了，原來聖水的功用不過頃刻，還比不上酒的力長。那個寡婦覺得尤其難受，伸出兩隻有皮無肉的手掩住臉，以為既不能久作美貌少年女子，反不如用棺材蓋住臉了。

亥老先生說道：『朋友們！是的，你們又老了。聖水都倒在地上，我也不可惜。假使我門前有一道聖水河，我也不肯彎腰喝牠一口。假使聖水的功用不是頃刻的，是功效很長遠的，我也可喝。這次的試驗，很令我明白得多。』

但是他的四個朋友經過此次試驗，卻另得見解；他們打定主意去北美洲的地方找尋聖泉，永遠住在那裏，不分日夜的喝聖水。

——選自舊歡

垃圾場上的戀愛

果爾德原著

周起應譯

有些仇人造謠說我曾經入過哈佛大學。這簡直是一句謊話。我在哈佛所在的城市波士頓的垃圾場上做工。不過如此而已。

波士頓的垃圾場市內約莫有幾哩路的光景，在一個港口上面。試想一塊二百方畝的平原，沒有樹木，也沒有屋子，祇是荒涼和恐怖像一張多拉的畫一樣，一片泥濘的地面，一個煉獄。

一堆一堆的臭腐的魚點綴着這個平原，還有堆積如山的鏽了的番茄罐。山谷間布滿着包羅雜色爛布，瓶子，碎鏡，報紙和藥丸瓶的奇異的花園。

垃圾在腐爛的時候發出煙來，並且還有一種像動物園一樣的怪悶人的臭氣。垃圾場的彌漫的煙和臭氣最初使我感覺得似乎全美國都完了，而且正在朽腐以死。鷲鳥在天空中遨翔着，或是跳躍着，笨拙地啄着國家的屍體。

那時候我年青性烈，而且該當自認這個美國滅亡的影像使得我滿懷着烏託邦的夢想。

三十個男人，女人和蒼白的小孩在這垃圾場上工作。不幸的意大利和葡萄牙的農夫，他們在風雪之中坐在搬運機的兩邊。

這個自動的運轉帶是一個廢物的無盡藏。當牠軋軋地經過他們的時候，農夫們像喜鵲一樣急急地抓着那些拾起來的貨物的殘餘。機器的碎片，和衣衫，橡皮物件等等都從一般的爛腐中救出來了。

後來，救世軍和其他苟取的食屍鬼收了這些拾起來的穢物，再又賣給頂窮的窮人。

我不要形容如畫，描述一天當中在這搬運機上所發生的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也不要敘述農人們怎樣異想天開地拿領結，鬧鐘，絲帶和灌腸藥袋，護面網和其他旁的奇怪的東西把他們自己打扮起來，以致到了傍晚的時候，他們中間的有些人便好像未來派的耶穌聖誕

樹一般。

這是他們的談諧的風尚。我已經說過，那時候我是太年青性烈，像這樣的談諧我是欣賞不來的。看見他們在假面舞蹈，我有時候簡直不免作嘔，好似一些戰場上的死屍而竟也會起來合着愛國的爵士音樂跳舞。

我是在包捆報紙的壓榨機裏工作。

兩個意大利人站在報紙的大瀑布上，把報紙鏟下來給另一個工人和我自己。

我們把許多噸的報紙分配在一個八尺高的大箱裏面，箱裝滿了的時候，我們用一根巨大的木槓杆把牠打緊，我們是用兩臂吊在那槓杆上面的。然後我們一包一包捆起來，貨車便把這些包子拖到沸漕去。

整天鏟着報紙，踐着牠們，踢着牠們，這對於一個痛恨資本主義的人並不是一件不快意的工作。當我的筋肉發痛的時候，我也間或休息一下，看看泥污的報紙碎片。

當我一想着對於失戀者的忠告，或是有名的新聞記者的智言，或是當我一讀着百老匯戲院的閒話和裁減軍備的最近消息的時候，我便憤怒填胸。

於是我就歡喜我的工作使我能夠在這些報紙上面踏踐着，唾棄着牠們，侮慢地把牠們鏟成一大包一大包預備送上沸漕去。

我的工作夥伴是一個約莫有五十歲光景的黑色的，陰鬱的人，生着一雙奇特的黑眼，一副深黃的面孔，和一個鷹鼻。我以為他是一個意大利移民，不能夠說英語。頭三個月我們沒有談過一句話，祇是像兩匹被駕的拖車的馬一樣並肩呻吟着。

有一天當我咀咒報紙的時候，他用慢而正確的英語喃喃說：

「我恨不得把他們通通殺死。」

「誰？」我問。

「垃圾場的編輯們，」他說了，又俯身去鏟他的報紙。

於是我們成了朋友。以後我便天天和這個人談論着美國文化的恐怖。

他不是一個意大利人，而是一個鴉族印第安人，他的白人名字叫詹姆士傑律。在東部城市裏不輕易找到一個印第安人，但是也有些。

傑律的歷史是一段奇特的歷史。他是在蒙塔拉的土人特居地生的，入過政府設立的卡來爾印

第安人高等學校。

這個詹姆士傑律是賦有一個心靈的。但是美國政府從沒有承認過印第安人是有心靈的。卡來爾，青年學生祇有手藝可學。這便是傑律的主要的苦痛。

詹姆士傑律以一個木匠卒業，對於不肯給他一種真正教育的白人政府懷恨在心。多年的思索以後，他的憤恨轉成了一種瘋狂，他堅信他自己是一個大發明家，正在發明一個死光機器來把所有的白人暴主殺死。

傑律極想幹大批謀殺的勾當，他渴望着有一天他的機器會完成得可以拿來用祕密和恐怖的手段把那些國會議員，銀行家，大學校長，汽車製造家和著作家通通掃滅。

我極力說明給他聽這是沒有用處的，旁的資本家還是會起而代之。我引用馬克思給這瘋人聽，證明他聽我們的藥方是在改變產生這種人的經濟制度。祇有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向這制度作最後的攻擊，那就無論甚麼事情都能夠成功，我這樣地爭辯着。

但是他是一個狂熱的個人主義者，我們的辯論又長又激烈而沒有效果。

引用馬克思給這位印第安人聽，正同引用給柯立芝聽一樣，他的強烈的心好似一條在自盡的

巨痛中的蛇一樣地作圈自縛。

我總爲我們在工人中遇見的這些精神畸形者惋惜。有許多這樣的畸形者。這是他們在小學校時被灌輸的那種不可一世的理想的結果。他們被鼓勵得懷着做美國大總統的希望，他們被教育得能夠讀書寫字，於是帶了這種拿破崙的野心與幼稚園的知識的危險的結合，他們被投到工廠，製造所和煤礦裏去，終身做絕望的工銀奴隸。

工人中間的清醒的知識份子，成了革命者。其餘的成了畸形兒和瘋人。

我的水手朋友畢爾謝翰，一位研究這種模型的專家，曾經告訴過我他所認識的一個上了年紀的洗牒工人。這個人老是懷着這麼一個觀念，以爲自己是一個偉大的音樂隊長。

每晚他把自己關在一個下等寄宿屋內的他的走廊寢室裏，開起留聲機器來。於是，手執樂鞭，他很熱心地指揮着交響曲和歌劇，一連好幾個鐘頭。假如有甚麼地方忤了他的心意，他便把留聲機停止，帶着莊嚴的聲調，命令他的樂隊回至某一節重奏。他們的當然從命。這樣的演奏繼續了十五年之久。

畢爾謝翰還告訴過我一個船夥計，他是一個高大的火夫，有一次在橫濱喝醉了酒，兩天後蹣跚地走回來，他的額上蹣跚了一個大蝴蝶。這是在他醉了的時候蹣跚上去的。他是一個莊嚴的人，這個笑柄，

現在像凱雍的烙印一樣地不可磨滅，使他萬分懊喪以致他日呈病態，讀起書來，終於成爲了一個通神學者。

我祇有十九歲而且是一個傻瓜，戀愛了兩個女子。一個是珂查，一位在垃圾場上工作的葡萄牙女郎。其他一個是一位住在貝康山上的新英格蘭貴族。

後一位我從沒有見過，就連她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呢。從我住的那生意發達的亞米尼亞的公寓去搭電車，我必須沿着貝康山上的一條街道經過。晚上，回寓的時候，滿身是工作後的汗氣和惡臭，我仍須在這條街上經過。

從這條街上的一個華美的舊式的僑民府第的窗裏，一位女郎在黃昏時候彈着莫遮的歌曲。我便在那裏徘徊傾聽，我的『靈魂』上感着一陣甜美而迷惑的疼痛。

在那黃色的窗幙後面，燭光之下，我能夠看見那位女郎坐在鋼琴旁邊的黑影像。如此而已，但是我卻愛她愛癡了呢。

那時候我相信有兩種相反的戀愛，肉體的和精神的，而且一種是卑賤的，其他一種是高貴的。珂查說來慚愧，我肉體地需要。我聽了一個葡萄牙工人誇口時他常常和她一起到她家裏去而

且留宿在她那裏。這個在我的孤寂中，煽動了我的情慾，我也需要起她來了。

她不會說英語。她年方十八，棕色，高大而活潑，好似一個山貓一樣地美麗，生命在她的豐滿的乳房裏燃燒，從她的圓胖的後臀，大腿，手臂間發射出來。她的生命太多了，簡直不能把牠通通包含住。她跳舞，說笑，唱歌，她的兩目閃閃有光，她充滿着危險的電氣。珂查還沒有受過貧窮所賜與於工人們的那種荒年的打擊。她是我們垃圾場上的狂熱的小丑與和諧的靈鵲。

她似乎喜歡我。所有的男子漢都跟她調情，瞿安，一個誇大的葡萄牙青年，是被視爲她的得意的情人的。但是在午餐的時候，她讓我帶她在番笳罐的山堆後面和她接吻。這個發生了許多日子。這激刺得我滿懷着青春的歡樂與矜持。

有一天我要求她允許我像瞿安一樣間或到她家裏去。她神祕地微笑着。拍拍她的光彩的藍黑色的頭髮。

「或者可以，」她說。「等一下，你懂得了罷。」

瞿安嫉妒我，我也嫉妒他。有一回他恰巧遇見我和珂查在番笳罐的後面，他怒目望着我們，扯着他的兇猛的黑鬚。

「混帳東西！」他向我說道，「你奪去我的女人呀嚇！」

「哦，滾你的罷！」我說着，大膽地沉醉在「肉體的」戀愛裏。

正在這個當兒汽笛放了，瞿安慍慍地轉去工作去了。珂查笑起來，好似她很欣賞了這幕滑稽一樣。

「瞿安，他是一個瘋子呢！」她低聲地說。「不是一個好人，無論如何你等一下到我的家裏來，或者就在下個禮拜罷！」

我說不出這在我的青春的狂熱中是怎樣地使我又驚又喜。顯然地，珂查愛我。在所有這個垃圾場上的男子漢當中我是她所最愛的人了。好幾晚我連睡也睡不着，想着我的美麗的珂查。我差不多不能夠等待了。

這是放了工的時候，我正在報紙壓榨機的後面脫下我的罩袴，詹姆士傑律向周圍望了一望，看有沒有人在聽着，又私下告訴我他的另一件奇異的可怕的祕密。

「我剛好發明了一個新機器！」他說，他的黑色的眼睛釘着我的面孔。「聽，這一回是一個電眼透視機！科學家尚在探找着這個東西，可是給我找着了！我能夠把牠開開，透進無論哪間屋子，看見全

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你能夠看見瑪麗皇后入浴嗎？」我隨便問問，聊以表示一點興趣。

「當然，但是那沒有甚麼，那沒有意思。」他低低地說。「我能夠看見華爾街的銀行家在陰謀。我能夠看見政府在偷竊印第安人的土地。我能夠看見白人虐殺黑人。我要告他們的狀呀！我要把真相講給所有的人們聽！」

「那好極了，傑律。」我說。「繼續努力罷！」我和他握一握手，便離開了他，讓他在這成噸的泥污的報紙當中沉在他的奧林比亞的幻想裏。在古時代，窮人中的瘋子夢想着依靠上帝報仇；現在他們夢想着依靠機器了。

我連忙跑回家去，洗了手臉。於是我在我的豆食店用了膳，慢慢地向北邊區走去，沉在或許同詹姆士的一樣瘋狂的幻想裏，但是比他的更要美妙。

那天正午，在番茄罐的背後，珂查默然微笑着說：「今晚你或者可以到我的家裏來。」她把住址開給我了，那是用一種怪可憐的小孩子的筆蹟亂塗在一個信封的邊上。現在我正在走向那裏去。

這是春天，我正十九歲，在到我的愛人那裏去的路上。每個神經都帶着一種愚蠢的歡愉顫慄着。

這一切好是永遠也不能夠忘記的。

她住在北邊區的一個粗陋的茅屋裏，離保羅呂維在那裏上馬革命的那個酒店不遠。

她帶着一個含羞的微笑在門邊接了我。房子很低，不適空氣，一盞煤油燈點着。這屋子恐怕跟在一八五〇年的時候一個樣子罷——一點近代的改良也沒有。一個老婦人和兩個小孩子呆笨地注視着我。

「我的媽媽，我的弟弟，我的妹妹，」珂查一邊說一邊用手指着他們。那老婦人在這燈光之下看來好似一張呂姆布蘭特的畫一樣。她滿面皺紋，鬱鬱不樂，茫然眼釘望着我。小孩子有珂查的拉丁美，但是沒有血色，營養不足，而且衣衫襤褸。

於是我們坐下，在陰沉的靜默中面面相覷着。我委實狼狽起來了，真不知道再要發生甚麼事，「留意斯特立麗達德」那老婦人尖銳地喊着小孩子，終於從她的麻木狀態中轉過來了。他們起身，馴順地隨着她到寢室裏去。他們把門關起來。

於是珂查微笑着，過來坐在我的膝上。

我的心跳得很快，當我吸着她的肉體的那熱哄哄的生命的氣息的時候，我感到一陣歡樂的震

蕩。

她因爲我來把自己打扮了。她的兩頰上敷了胭脂，她的耳上垂了一雙耳環。我相信這一定是她在垃圾場上拾得來的。她穿的那件紫紅綢短衫我相信也一定是從垃圾場來的，那塊褪了色的麻製桌布和那副掛在壁上的五彩石印畫也通通是的。

『你喜歡我嗎，朋友？』珂查低聲地說，她的火熱的嘴唇在我耳邊。

『是的，』我說。

『我也喜歡你呢，』她說。

我們接了吻。經過了一個長長的時間。我聽得見那老媽媽和小孩子爬到寢室裏面的一張軋軋作響的牀上去了。

『你給我一塊錢，好嗎？』珂查說。

『甚麼？』

我吃了一驚。

『你給我一塊錢罷，』珂查痛苦地重覆着說。她看了我面上的吃驚的神色，這使得她很難過。她

便開始迅速地誠懇地，痛苦地說着。

「我窮，我一禮拜只賺得八塊錢。我爸爸他死了。我爸爸他生病死了。我媽媽她病了，我喜歡你，不是一個壞女子。我要送弟弟妹妹入美國學校。我太窮了，倘若？」

當我把錢給她的時候，我的心頭疼痛。

我懶洋洋地走回家來，滿負着許多羞恥，肉體的戀愛又誤了我。我走過彌漫着五月的風景和黑暗和燈光和聲音的波士頓的街道，咀咒我自己，咀咒我的醜惡的獸性。

一切都在廉價之中完了。她幹這個原來是爲了一塊錢，並不是爲了愛，我的可誇的野貓美啊！天呀！我也能逃得出美國的垃圾場嗎！

差不多不由自主地，我的脚把我引到貴族的貝康山上的街頭來了。那個女子還是在窗子那裏彈着莫遮的歌曲。我憑着欄杆，帶着一顆破碎的心傾聽這純潔清澈的樂聲。一個多麼相反的對照啊！這是精神的美的音樂和藝術和神聖的愛的世界。而我，一個無產者，永遠也不能夠入這世界，我的命運是很顯明的；我是會像一條惡臭的老狗一樣死在一個垃圾場上。

我要爲渴慕和自憐而哭了。我情願把這無窮而又無益的謀生的競爭拋棄。我漸漸懦弱卑怯而

祇想死去了。

正在這個當兒，一個巡警來把這險惡的時間打破了。他從神祕的春夜裏顯現出來，用他的警棒敲着我的肋骨。

『滾罷，流氓，』他說，『城裏這塊地方可不是給流氓遊蕩的。』

自然我走開了。憤怒在我的心裏沸騰着，把我從感傷的自憐中救援出來的憤怒，好像海上的烈風一樣地狂暴的，正氣的憤怒。

當我沿着查理斯河濱的公共馬路走着的時候，一切的事情又明明白白地擺在我的腦裏了。我重又回到有力的普羅列塔利亞的現實來了。

『莫遮和燭光和一切精神的價值，你們通通死去罷！』我想道。『你們是寄生蟲，珂查便是替你們付代價的一個人！在垃圾場上做工總比在貝康山上做一條高貴的寄生蟲可尊敬些。』

『如果珂查要一塊錢，她有這個權利要！這是彈莫遮的那個懶惰無用的寄生蟲逼得珂查這樣的下賤呀！』於是不像詹姆士傑律一樣，我憤怒地夢想着一個解放工人階級的偉大的運動。我跑步地向家裏走，幻想着一個青年康因尼斯特在向堡壘前進。

『革命的女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

實價 \$ 4.00

譯者：茅盾等
裝幀者：錢君匋
發行者：鐵流書店
出版者：鐵流書店
 國際書報社
 五洲書報社
代售者：中國雜誌公司
 勳力出版社
 暨各大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5610B

